

PL
2687
W388
1729
v. 5

宋王忠文公文集卷十九

知樂河無事是南後學傳道人澤東編

邑後學王州光惠儒是校

書

王太子李昭明書

其言直前史竊知李氏為天下甲門其生天爵何待

通特人也其昔周柱石史先天地而生猶不為

古知今而道德為吾聖人之師東都太尉蔡元清

正色在列殺身成仁而節義為入臣之冠唐韓愈

凡之學世無與倫比其為言而文雖與天下

對其非天人耶其

宋王忠公文集第十九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傅銓人岸重編

邑後學廩生周光璩儒冕校

書啟

上太守李端明書

某嘗讀前史竊知李氏爲天下甲門世生大賢角立傑
出皆天人也自昔周柱下史先天地而生指木爲姓博
古知今而道德爲吾聖人之師東都太尉稟元精之氣
正色在列殺身成仁而節義爲人臣之冠唐翰林應長
庚之夢世號謫仙人立馬萬言而文章爲天下之法孰
謂其非天人耶其間又有以聲名自高而天下有被其

收接者如登龍門隱居求志而天下望其出仕者如覩景星至若出秉旄鉞如臨淮之元勳入總台衡如衛公之風采者皆卓然爲一代之名臣中興之賢佐其風流餘韻足以起萬世之聳慕某故曰李氏天下之甲門而數公者真天人也迨我國朝二百年間宗工鉅儒背項相望而李氏之門最號得人有若文靖公在咸平景德間公忠直亮深慮遠識嘗戒王文正公與北和親之議斷然有先見之明天下至今稱爲賢相有若文定公在天禧乾興間慷慨立朝義形於色嘗伸救寇萊公之禍以手版擊姦邪天下至今目爲正人有若紫薇舍人在熙寧間居代言之任力持風裁雖貶黜而氣不撓與

蘓宋齊名天下至今有三舍人之號有若大丞相在政
和間危言讜論聳動四方及重華受禪之際垂紳正笏
不動聲氣而大議決天下至今賴爲社稷臣而蒼生猶
冀其復起有若尚書公當靖康之難得主辱臣死之義
力抗腥膻碎首裂額而憤罵不絕英烈言言與赫日秋
霜爭嚴艱難以來一人而已天下至今稱爲烈丈夫而
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流涕仰惟明公以英偉之才剛方
之氣挺生華裔爲當世羽儀被遇三朝終始一節邇者
上方興衰撥亂任賢使能日不暇給起明公於遺逸中
付以喉舌之任公卿大夫相與賀於朝韋帶布衣相與
賀於下咸謂明公體道德如桂下史尚節義如漢太尉

工文章如唐翰林立天子前披陳利害論列可否在廷
竦慄明公之諫諍固不在諫議勃之後也屢典名藩皆
著聲績姦賊望風解綬而去明公之威聲固不在河南
尹之下也至如臨淮衛公之勲烈文靖文定之事業皆
明公之所優爲者詩人誦召虎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然則明公豈非所謂天人者耶然朝廷方視明公之出
處以爲安危之繫天下方視明公之進退以爲治亂之
分夷狄問明公之安否而爲之叛服姦邪伺明公之行
藏而爲之喜懼輿議皆謂明公匪朝伊夕正台鼎之司
慰蒼生之望中興之功指日可期今廼力辭柄任出牧
侯藩雖一方得卧治之賢而天下鬱具瞻之望竊料明

公固難久屈於此也某蓬蒿一賤生爾自總角聞先生
長者稱頌明公盛德偉望殆非一日第恨生居遐陬自
處卑賤邈無進見之階今幸明公父母吾桑梓之邦適
符夙昔景慕企仰之誠比者千騎入境道由僻邑而某
遂得與田夫野老犇走爭先瞻望於車塵馬足間已足
少償素願矣然未獲進拜黃堂親承聲咳之餘少窺大
人君子之高致不日明公入秉洪鈞則某於此時當抱
無窮之恨矣是以不介於人不謀於龜朝齋而裁書莫
沐而修刺曳裾麾戟冀一瞻芝宇退當誇大自謂今日
得見天人也

陞補上舍謝宰相啟

業肆賢關濫預千人之列名叨舍選媿居群彥之先嗟
小人得福以非常痛私門鍾釁之何亟有稽伸謝徒切
銜恩竊以興庠序於不遑暇給之秋見聖賢相與致太
平之業惟有道主能散馬牛而包干戈非大仁人孰明
俎豆而闢軍旅洪惟上聖篤任真儒不求矢石之功專
務衣裳之化矢其文德雖灝灝爾噩噩爾之書無以加
烝我時髦豈濟濟乎洋洋乎之世所能及自槐市之載
建紛銀袍而還來仰追唐虞之盛時祖述熙豐之故事
謂科甲取士於一時也非所以造士而舍法作人於平
日也斯足以得人必將試之以積累之勤故可期之積
遠大之地非得行藝兩全之美曷副君相旁求之誠選

既至艱得宜無濫如某者受才猥瑣賦命窮奇齒才及壯而遽失所天仕豈欲干而蓋緣有母輒施鼠技妄習麟經徒專記問之工莫識謹嚴之旨不束高閣兼取左聖明公年高穀梁赤之長未得美泉姑爲啖先生趙夫子陸文通之鑿辭親故里鼓篋上庠幸厠迹於衰衣獲執經於絳帳半世僅一名之得壯心早衰匹夫獲千金之資大禍俄及未副倚門之望遽罹枕塊之憂三釜之志旣孤五鼎之心何有念孝子爲親而求祿自傷無祿以及親思忠臣致主以忘身或可以身而事主退惟疇昔之僥冒實由在上之作成茲蓋伏遇某官命世大才廸民先覺躬阿衡惟一之德爲成湯自得之師靖康之

節人所難紹興之政古未有旣以其身致中興之烈又
將與國貽有永之謀廣闢成均兼收士類傳吾道於孟
軻之後率天下爲仲尼之徒二尺短檠猶念儒生之日
萬間廣廈俱懼多士之顏遂致繆庸亦蒙教育某敢不
益修操履力探淵源入大匠之準繩資哲人之鼓鑄儻
離塲屋粗有進身之階仰戴陶鈞莫知報德之所

謝王大博

佐

某官挺天賦之才富家傳之學短檠三載俯輩諸生丹
墀萬言巍冠多士榮處師儒之任蔚爲庠序之光應列
宿於星躔閱異書於芸省旣作鷗鵬之化尤憐燕雀之
卑顧叨冒之曷因由吹噓之有素某敢不勉精術業益

勵誠爲磨鉛鈍以爲銛策蹇驚而晞驥雖塲屋未脫久
甘太學之藿葢儻心印可傳願受宗盟之衣鉢

代謝同文館解啓

東書千里不嘗太學之藿葢戰藝三塲偶綴同文之龍
虎齒髮類賈生之少姓名居杜牧之先揣分何堪撫心
知媿竊以學者幸朝廷之偃武吾皇欲天下之同書思
祖宗名館之因廣華夏得人之路收拾賢關之遺士綱
羅聖代之棄才爲選最艱薦名無幾方歎蓬瀛之難到
豈知樗櫟之兼收如某者海角鰕生輩門賤士業乏箕
裘之素家無詩禮之傳七歲知書賴有擇隣之慈母三
冬務學屢求解惑之賢師技專習於雕蟲志必期於中

鵠偶遇詔音之下復更科舉之條雖章句宿儒亦習凌
雲之賦縱風騷大手必通拾芥之經驚鼠技之已窮取
麟書而謾習欲慕武崔之馳辯不容游夏之措辭益加
記誦之功稍悟謹嚴之旨董仲舒潛心大業粗明一王
玉川子獨抱遺經欲束三傳辭親梓里鼓篋帝都深期
廁迹於何蕃庶獲授經於韓愈操矛入室對多士而氣
驕血指汗顏望成均而膽落戰之罪也心實恥之雖出
門無嚙臂之盟然題柱有還鄉之誓抱玉效卞和之泣
焚舟起明視之慙一鼓作而再鼓衰人疑必敗小敵怯
而大敵勇天使其成不煩三獻之勞輒幸一名之預恩
踰望外喜溢顏間伏遇某官炎漢相門括蒼名族馳所

至有聲之譽藹無施不可之才出爲五馬之貴侯來繼
三賢之高躅夢草起謝公之興吹笙尋子晉之游民歌
愷悌之風士被作成之賜遂致青衿之小子稍知黃卷
之古人仰荷陶鎔偶膺薦擢某敢不勉修事業早赴功
名收一第於少年慰雙親於耄老報天子恢儒之德酬
使君在泮之恩嗅梅蘂於江頭早知春信折桂枝於月
窟行帶天香

代謝鄉解啟

棘闈戰藝英髦多闕里之徒貢籍標名寒賤綴十商之
列濫中披沙之選深懷負刺之慙竊以朝廷當投戈講
藝之秋聖主起側席求賢之念專尚詩書之技不求鞍

馬之功翊于服蠻貊之邦俎豆歷腥膻之氣賢關新闢
洋洋乎東漢之風鄉飲盛行易易也成周之化既廣育
才之路載更取士之科風騷如屈宋者不廢明經儒雅
若寬弘者亦兼用賦得凜凜大奇之士有多多益辯之
才無一不長所施皆可斯足副有司之舉庶能爲盛世
之光如某者白屋寒生青衿小子夙被父兄之訓獲從
師友之游期頭角之稍疎望箕裘之必大欣遇聖世在
賈生未冠之年欲充國賓無杜甫如神之筆識陋井中
之小文窺管內之班謾同孔鯉之趨庭屢作曾參之避
席坐閱三歲未通經周詰商盤方苦聳牙之難讀李
詩謝賦尤慙篆刻之未工偶逢科詔之頒妄起賢書之

應深慮畫圖之類狗何期誤墨之成蠅况東嘉號多士
之躔而樂成居濱海之邑由舍法之一罷更科場之七
開寂無中選之錢咸作退飛之鷁士氣若死灰之冷江
鄉類窮谷之寒人指儒冠恣成戲劇路逢鬼物剛被擲
撇誰知拜賜之孤軍俄有定從之下客三千八大敵之
勇曾何敢當二十年敗北之羞粗能一雪望不及此得
之若驚茲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權衡吾道一舉而得
垂天之翼兼收而取敗鼓之皮遂俾繆庸亦膺選擢某
敢不勉修操履益叩淵源探皇極之猷爲造中庸之門
戶舒牋點翰尚期一第之可收聳壑昂霄庶及雙親之
未老上酬聖造下答已知

代曾尉上陳安撫

太山北斗十年懷景仰之勤白日青天一旦快清明之
覩實自夤緣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遂鳬趨預深雀躍
恭惟某官學師孔孟才亞卿雲風流號當世無雙聲望
居縉紳第一日光玉潔文章騰萬丈之輝鳳翥龍蟠翰
墨掃千軍之敵早收魏第榮歷顯途赤心備竭於三朝
白首克全於一節薦更中外並著恩威將命外臺茂荆
潭之治績分符重鎮藹吳越之休聲何所至之有聞蓋
無施而不可咸望有爲於今日自期無媿於古人方馳
赫赫之聲俄起營營之謗唐室賴宣公之議克濟艱難
漢庭忌賈誼之才遽惟譴責輿議咸稱其屈士流尤爲

不平稍息人言卒回天聽脫風濤於異域尋松菊於故園職姑領於真祠官未還於舊物優游里巷頤養年齡門多長者之車座有賢人之榻量包海嶽撓不濁而澄不清節貫冰霜窮益堅而老益壯然當宁方興衰而撥亂豈舊臣可置散以投閑矧鼎席之尚虛想宸襟之素注必起渭濱之大老式慰海隅之蒼生宰相以鎮撫四夷况我有種丈夫常掃除天下非公其誰無憚趣裝行膺賜召如某者箕裘希族蓬華寒生思不墜於家聲謾力勤於學業始由經術而獲選終用詞章而決科名再上於賢書計始偕於吏部備員海邑雅懷慕蘭之誠易尉儻邦遂有依劉之幸自慚樗散實賴併矇欲脩吾道

以致君盍就大人而正已去先聖之既遠非通儒其孰
歸點也何如方起舞雩之詠參乎不敏預懷避席之慙
仰祈先達之見知庶俾後生之有賴望塵伊邇頌德尤
勤執贄賓庭行當盡門弟子之禮投緘記室先展事賢
大夫之誠

代曾尉答交代

繡員小邑考未一書承命大賢任俄兩易仰歎高風之
難繼俯驚瑣質之何堪敢憚驅馳第從鞭策恭惟某官
家傳忠義天賦材猷門地崇高早聯姻於卿相仕塗初
筮聊隱迹於江山宣北部之餘威繼南昌之雅韻精神
不動曹務自清朱轡皂蓋乃賢主人黃門紫樞有真知

已雖出從於引避寧又致於淹留固宜縮爵於天朝何
致易官於海嶠舍鶴溪之舊治尋雁蕩之勝游白面紅
顏姑作神仙之愿金章紫綬却期臺閣之榮上論素期
輿情共祝如某者箕裘冷族筆硯寒生二十年勞苦而
末第始登數百里崎嶇而小官初效去何速也期不待
於及瓜行或使之坐寧容於煖席猶喜不才之質獲承
既治之餘自西徂東而何敢憚勞以此易彼則固已多
幸方圖趨拜遽辱緘封究觀禮意之勤益佩恩私之厚
仰攀懿躋顧續貂之媿雖多遐想高標而覩鳳之心已
快

及第謝宰相啟

地借玉階恭上萬言之對名登虎榜濫居千佛之先揣
分踰涯撫躬知愧竊以奏言試功者堯舜遺意臨軒取
士者祖宗令規一新熙寧之科備見神廟之志謂三題
不足發于大夫平日之蘊蓄而群策可以陳我國家時
政之闕遺著爲永彝以幸多士夫何首當時之選者無
切直之論遂使擬進士之對者有阿諛之譏既波蕩以
相承致源流之寢失近代尤甚流風益遠大臣多忌而
動有嫌疑學者懷憤而莫伸梗概物微必變道開始公
申嚴密之禁而務在令行防壅蔽之害而悉關聖覽求
忠謹則丁寧有詔第高下則寵賤有辭旣當清明不諱
之朝宜得瑰偉非凡之士如某草茅賤于庠序鰥生出

行藝以進升厠英髦而旅試俯慚俗學策無可取之二
三仰懼天威事去欲陳之五六念交淺言深猶或不可
非主聖臣賢其能有容龍匪怒其搜鱗龜偶居於前列
上自親擢受知不減於孫弘言畧施行悟意有踰於賈
誼靜惟僥冒抑有夤緣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以道事君
無私應物蚤羽儀於法從茂著忠嘉今掌握於化鈞亟
圖康濟披露封章之請益聞宸聽之聰獎勵進言得裴
宏中之大體深銜譏政戒李吉甫之褊心蓋將植太平
之基豈獨爲諸生之賜某敢不益堅儒業恪守官箴勉
來事之可爲慕古人而有作不負天子惟殫精白之心
願爲良臣冀奉周旋之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叅政

綱

某官厚德鎮浮宏材拔萃爲一時之耆彥聳百辟之表
儀明以保身揖高風於赤松子任而共政繼前列於曲
江公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遂將順其美於聽納之
際

陳樞密

誠之

某官稟純粹清明之姿富博洽宏深之學茂明大對擢
桂林之一枝踐歷要途搏鵬程之萬里夙膺宸眷進握
兵權材兼文武而夷夏聳觀榮冠古今而縉紳景慕惟
昔漸陽公之德化竊嘗聞夫子之文章方慚不肖其範
模何意克傳其衣鉢

楊侍郎 條

某官學極群書文優四傑纚纚議論有眉山先生之流
風籍籍聲稱繼關西夫子之遺懿允矣儒林之冠宜乎
從橐之班承師槐市而旣被作成奏對楓宸而復膺推
獎

李侍郎 琳

某官模楷士流羽儀朝著分符便郡循良遠過於龔黃
持橐從班儒雅同稱於班馬比膺詔綽親職文衡革委
靡而振士風進忠讜以當上意

賀侍郎 允中

某官爲世儒宗握時文柄寘杜牧於高第本崔郾之公

心號李白爲謫仙見季真之雅識爲盛代而開公道贊
吾君而求直言遂致繆庸首膺選擢

劉侍郎

才邵

某官學校舊人文章大手仁爲已任典刑備著於老成
道與時行德業兼全其久大峻班行於筆橐演誥命於
絲綸主張斯文提撕後進

王侍郎

侯

某官朝著老成士林碩望蚤被知於宸扆久更踐於禁
途出鎮侯藩藹黃霸循良之譽入司國計得劉晏取予
之宜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
際

陳侍郎 康伯

某官器粹珪璋學深淵海蚤著士林之望亟膺宸眷之知高玉山恬養之風久淹家食復紫橐清華之舊超冠天官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張侍郎

某官學海淵深量陂宏大蚤著士林之望久膺宸眷之知居務論思豈獨得臯陶之理發明仁恕蓋能紹延尉之平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王舍人

綸

某官心醉六經名先四傑詞章典雅有漢朝制誥之風
衡鑑精明繼宣公考校之盛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
舉首之榮濫屬宗盟之末

趙舍人

達

某官挺秀坤維結知天眷策名龍首茂騰四海之英聲
執筆螭頭益厚一人之寵遇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
射策之謨聞輒繼傳衣之盛事

周舍人

麟之

某官巍擢異科薦更要職黼黻河漢詞章不減卿雲羽
儀天朝人物有如晉宋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萑爾
之才輒玷哀然之舉

孫少卿 道夫

某官挺秀岷峨騰英庠序揆黼黻之文於方冊藹袴襦之詠於蕃宣瑣闥來歸快郎星之先覩中臺進擢仰卿月之清輝比掌文衡親承御札哲鑑獨高於衆目狂言特薦於匹夫幸出自天恩歸無地

周侍郎 方崇

某官剛毅不回精忠自守雍容禁近造鵷鷺而接夔龍排擊姦邪若鷹鷂之逐鳥雀比膺詔綽親職文衡猥收狂率之言上副聖明之旨

王殿院 珪

某官受氣剛方立朝挺正位升橫榻益揚蹇諤之風望

著中臺克盡糾繩之職力主張於公道務振起於斯文
遂致妄庸叨膺選擢

凌司諫

哲

某官勁特不回端方白守直言中病有王魏善諫之風
奏豪屢焚無管晏暴君之失力主張於吾道務振起於
斯文遂致繆庸誤膺選擢

王郎中

剛中

某官問學淵深氣節洪毅楓宸射策名差亞於龍頭蘭
省懷香望獨高於鵷序惟文柄之有屬體上心之欲求
揭以平衡志不回於馮宿借之褒袞言有取於劉蕡遂
令舉首之榮濫被宗盟之末

孟郡王

某官器粹璵璠慶傳珪組義重聖大才之儒雅光隆祐
奕世之德勳政邁龔黃作股肱於藩郡望高陰馬資肺
腑於懿親方詔復蓬萊之遊俄榮拜瀛洲之長有光吾
道將振斯文遂令猥瑣之流首被甄收之列

與紹興趙殿撰

令詠

假道治封曾快瞻於趙日効官幕府遂託芘於薰天鳧
趨有期雀躍良甚恭惟某官宗盟擢秀桂籍揚芬蘊無
施不可之才著所至有聲之績儒雅昭同於歆向德名
無媿於平將命外臺威動南閩之山嶽分符巨鎮謠
興東越之袴襦矧茲會計之邦實號蓬萊之地俯臨禹

迹仰切堯階爲二澗之雄藩總七州之生齒旣近而大有如此非親且賢其孰宜坐收作牧之功克壯維城之勢治優方面姑爲分陝之名公心在朝廷行作相周之衛武某東嘉曰屋太學鯁生慙無董相之文偶擢平津之第向來披霧識金枝玉葉之標此日望塵與綠水紅蓮之客材自慚於樗櫟賜端賴於旂幟尚期國士之知庶免簡書之責窮禹穴稽山之勝竊效馬遷賦鑑湖秦望之奇願陪元稹

與邵提刑

慎水望塵幸識紫芝之眉宇稽山効職願登元禮之門壻行遂鳬趨預深雀躍恭惟某官道備德美材通器閎

職更中外而所至有聲節著險夷而無入不得
重外臺之寄以星郎總列郡之權幹山海之藏劉晏
於取予聽獄訟之會不疑多所平反已觀報政之成知
復去天之近文帝受釐宣室久有所思望之雅意本朝
寧勞于外如某者簫臺末裔槐市鰥生慙無董相之文
偶擢平津之第紅蓮綠水方期遠宦於秦淮手版青衫
茲幸近遊於禹會昔快披雲之願今諧執御之私從政
未優何止受東諸侯之約束資身無策更當借部使者
之吹噓

答蕭山宋知縣

敷

廁迹縉紳稔服箕裘之譽効官藩府偶同州縣之勞雲

披未諧山仰彌甚某官中朝大族當代偉人世著才名
喜景文之有後業傳清白得廣平之遺風暫淹萬里之
鵬程聊試一邦之牛刃下車未久製錦已優願勤撫字
之心益著循良之治坐見鳴琴之化無愧魯恭行膺褒
德之封有同卓茂

答嵯縣丞

窮居愼水未遂識韓易任稽山行將訪戴某官人材異
異吏事優長暫淹千里之騰驤來贊一同之教化况刻
谿蘊秀之地貳令爲難以博陵種學之賢負丞何有不
待報政行膺美除

答上虞陳縣尉

肄業賢關共十載壅塩之苦効官藩府分一時州縣之
勞結同舍之金蘭對尺書之面目披雲有自傾蓋可期
某官種學淵源負材卓犖馳英聲於槐市擢榮第於桂
林白面紅顏聊作神仙之隱吏金章紫綬行爲臺閣之
貴人輿論所期私心尤祝

答來司戶

師韓

厠迹縉紳雅欽高譽効官幕府遂獲同僚未遑尺牘之
修遽辱朋緘之及某官家聲素著吏學最優州縣勞人
姑爲阮瞻三語之掾文武有種行繼李唐四子之風靡
待政成佇膺詔擢

與都提舉

繫

伏審光被宸恩榮持使節輟握蘭之高選臨製錦之舊
遊除目初頒提封交慶恭惟某官裔傳臨晉秀挺丹陽
早收科第之榮屢更州縣之職學無入而不得治所至
而有聲帝謂疇若予工姑暫勞於作匠官雖上應列宿
寧久困於爲郎方清朝重外臺之權以大賢膺列郡之
寄后稷居播奏之職能懋遷於有無劉晏幹山海之藏
宜益知於取予第恐宸心之念賈佇聞詔墨之名參暫
屈使輅卽持從橐

與安撫王閣學

師心

伏審光膺宸命榮殿大藩輟喉舌之近司昇股肱之重
寄除音初布輿論交歡恭惟某官望重三朝才高列

乎通古今而無入不得任更中外而所至有聲進長于
官帝命素優於出納屈臨方面王畿有賴於藩宣矧茲
會稽之邦實號蓬萊之府俯臨禹會仰切堯階爲二浙
之雄都總七州之生齒旣近而大有如此非勲且賢其
孰宜坐收作牧之功益著惟良之績越國之人方塔上
之委任固非輕漢庭之位尚虛公之來歸其非晚某備
具幕府託范軒輶民事未知寤寐敢忘於天語仕途初
筮吹噓端藉於宗工

賀趙侍郎

令諫

伏審光奉宸命榮遷地官親賢見用於朝中外固不相
慶某官玉牒欲向朱轡趙張豈惟標準於宗支固甚練

達於吏事使昭展駕興南閩十好之諸行竹薦分繼劉
寵一錢之譽舉家親擢魏領貳卿方國廩之未豐在貳
曹爲尤急省用斯能足用生財莫若節財願於論思獻
納之時力陳本末源流之計贊漢文之儉德革唐室之
私藏無若延齡援經誼以惑主宜同李絳不進獻以結
恩要令粟腐於太倉國使錢泄於異境主聖如此公言
必從坐收取予之功行處彌諧之任某叨與幕府獲侍
大賢雖贊畫有愧古人然至室必以公事性素傷於
直事每荷於寬容傾虞翻之榻猶存曲蒙屢下想元
之門益峻未遂重登輒罄微情遙馳尺牘

謝王舍人

別中

伏准照牒舉某自代者贊畫東州仰藉宗盟之芘判章
西掖誤蒙國士之知寵過褒褒銘深肺腑竊以官居侍
從則職在薦士識挺特達則心能盡公顧雖自代之虛
文必引所知之同類歐陽持橐以器識而推呂東坡視
草以文行而舉黃率由臭味之同遂有齒牙之借不事
請託自薦薦揚如某者學最空疎文尤荒陋偶中楓宸
之第叨爲蓮幕之賓民事未知惟恐有負於天子王言
是代豈期見舉於公朝望外蒙恩顏間增愧茲蓋伏遇
某官學貫經史文成訓謨有江左河汾之風流如嘉祐
治平之人物得用舍行藏之正氣不下於權臣當論思
獻納之秋舉輒先於寒士遂令庸繆爰辱品題某敢不

益勵操修無忘許與求之以文而應之以實端拜贈言
勉其不逮而增其不能用酬知己

答王宮教

必中

備員幕職雅懷慕蘭之誠闡教宮庠行遂識韓之願遠
勤緘翰仰佩撝謙某官望重江南群空冀北芹宮得雋
實多士之宗儒棣萼齊名皆一時之人傑式觀介弟之
器識仰見難兄之範模將儀表於天朝姑作成於宗子
庶俾神明之裔陶成信厚之風

答周主簿賀正

行夏之時允協三陽之應履端於始光膺百福之來德
荷過謙禮蒙側錫某官望隆越絕秀蘊刻瑤璣躍天池

偉若周郎之年少鸞棲枳棘蔚然仇覽之才華某叨預
同年獲伊巨庇賦椒花之頌獻雖後於元正占茅茹之
爻亨必同於他日

答慈溪姚知縣

應辰

昔登蕃榻雅蒙眄睐之私茲宦蠡城首辱緘封之賜俯
增銘感仰佩謙冲某官操行潔修性資深厚克振箕裘
之業薦更州縣之勞斯立不負丞吏寧容於摘紙子游
善爲宰治何勞於割雞課最已聞名擢伊邇某濫塵科
第叨與幕僚顧僥倖之爲多實獎提之有自報鯉書之
太晚負負何言瞻鳬舄之匪遙拳拳不替

與徐提刑

度

伏審光膺宸命榮總憲綱政已報於江東臺復移於浙
左快覩除目慶溢部封恭惟某官天賦材猷家傳事業
蚤登群玉之府上應列星之躔輝棣萼於一門結棠陰
於兩郡方外臺之寄爲甚重非識治之才其孰宜劉晏
理財何止爲管蕭之亞有功治獄當遠過于張之賢暫
屈使輅佇持從橐某漢庭竊第越幕備員民事未知有
負聖天子之明訓仕途初筮尚期部使者之寬容

答會稽錢知縣

某官家傳忠孝世襲簪纓治所至而有聲才無施而不
可矧會稽之大邑實吳越之故封先王之遺愛尚存百
里之良民易化况舊令尹之治方結於去思聞今大夫

之賢益快於先覩靡俟報政佇膺迅除某竊第懷慙備
員忝補幕中贊畫叨爲王儉之下僚堂上鳴琴行觀單
又之美化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九卷終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十九

三

四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十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徐仕晉昭德校

啟

謝王安撫啟

伏准照牒舉某應四條旨揮者楓宸射策濫居多士之
先蓮幕效官誤玷四條之選感深肺腑愧溢面顏竊以
國家廣數路以取人神聖集衆賢而共理旣以進退黜
陟之權畀之宰相吏部又以按察舉刺之職委之郡守
監司逮元祐之垂簾起大儒而當國舉直錯枉紀綱旣
正於朝廷激濁揚清除日載頒於郡縣去苛佞貪懦之

四害取仁明廉直之數長議雖建於當時事始行於今日首膺茲選若難其人如某者素無技能偶竊科第贊畫雖久瞢然民事之未知忤意何多嗟爾人言之可畏恩未酬於親擢期甫及於終更退而自顧則寸無所長進欲有爲則尺未嘗枉譽誰肯借况無韓子之三書薦不待求忽拜山公之一字靜惟僥冒抑有夤緣茲益伏遇某官一代宗儒三朝耆德入處天官之長出居方伯之尊循良夙邁於龔黃寬厚昭同於婁郝雅意本朝而忠可見嘉猷我后而人不知建文正之祠用清白以規下行溫公之議薦賢才而報君遂致繆庸亦膺甄錄某敢不益持士檢恪守官箴懷惓惓畎畝之忠勵蹇蹇王

臣之節就有道而正已爲可用以時朝拔一人而莫
拔一人叨與取尤之列待以國士而報以國士敢忘知
已之恩

答諸暨王縣尉

萬章

地處甌閩叨與宗盟之末職分州縣獲同王事之勞首
辱朋緘仰欽厚德某官才高四傑望重三珠騰槐市之
英聲擢桂枝之高選東州筮仕暫宣綵棒之威當宁急
賢行應紫泥之詔某備員亾補竊食懷慙泛綠水而依
蓮倦游儉幕具扁舟而把釣欣遇梅仙

答邵縣尉謝解啟

戰藝漕臺登名天府巍中有司之選仰欽所業之精縉

紳聳觀縫掖歆慕某官群空冀北風繼召南試混諸生
不作衛公之恥材優萬中果騰張驚之聲富貴殆將逼
人科第何足恩子佇從仙吏徑到蓬山某叨與同僚獲
觀盛事都騎顧我端繇臭味之同長牋拜嘉輒講報投
之好

答陸解元謝解啟

洙

得雋文場登名天府巍亞哀然之舉仰欽卓爾之才鄉
評甚休言論無異解元雲間馳譽筆下有神明疏通知
遠之經工篆刻雕蟲之技處囊脫穎何止定平原之從
射策決科行將擢公孫之第某備數幕客獲觀萬書竊
喜東州之有人預期南之得士

答高解元謝解

游翰墨之場俊同子美登賢能之籍名繼牧之有司其
明士論無異解元家聲韓魯經學義文手劍登壇作平
原定從之客筆鋒鏖戰繼澶淵却敵之風鼓勇春闈唾
手巍第

答諸葛解元謝解

游翰墨場雅負少陵之志登賢能籍兼聯小阮之名鄉
評甚休士論無異解元譽擅文虎風傳卧龍明溫柔敦
厚之經工篆刻雕蟲之技處囊脫穎何止定平原之從
射策決科行將擢公孫之第

答周主簿賀冬啟

日遵南陸君子之道方亨律應黃鐘天地之心可見肇
迎長景榮拜短牋某官學不止於決科材已優於爲政
鸞鳳棲枳棘暫淹州縣之勞鵬鶚在秋天行赴功名之
會顧一陽之初復茂百福以來綏某托芘同年竊祿仙
里登觀臺而望方執筆以書雲懷剡溪之人欲拏舟而
乘雪

答孫通判

觀喬木而思世臣雅欽偉望泛紅蓮而游幕府叨與下
僚第去官之匪遙恨事賢之太晚朋緘下拜謙德有光
某官挺生相門妙有家學與公之才名冠世親得其傳
叔敖之陰德在人固宜有後先正亾而象賢在權臣死

而公道行宜相繼於鳳池寧久淹於驥足佇自別乘榮
躋要途某竊第懷慙効官無補贊南陽洪農之畫有愧
范岑賦鑑湖秦望之奇願陪元寶

除館職謝宰相啟

右某蒙恩授前件職者泛幕府芙渠之水吏責幸逃登
道家蓬萊之山恩光誤及俯慙謏學濫與英躔竊以地
號西崑象符東壁兩京事實石渠天祿東觀皆其名一
代人才劉向楊雄班固爲之傑逮我有國尤清此途名
兼三館之崇事異群司之比書藏延閣富不減於開元
人到瀛洲榮愈加於正觀有下筆如神之士無上車不
落之流器業於是乎成公卿多自茲出雖曰文行素著

然而科目最高必俟大臣之薦論斯用故事而召試力可求而得者則禁其私請書不呈而命者蓋出於異恩魏國公奮自甲科猶薦而後召蘓內相擢繇制舉亦試而後除孰謂不才乃叨殊選伏念某性資愚鈍術業空疎避三舍於廣場屢焚筆硯終一星於太學始脫藿塩瞻天顏咫尺之威借玉階方寸之地初乏茂明之對偶膺親擢之榮誦言豈逮於劉蕡試吏僅同於蕭傅固嘗効太史之探穴然未若中郎之得書期方幸於及瓜言旋桑梓坐靡容于暖席遽奉絲綸脫迹諸侯之賓觀光羣玉之府識曷堪於是正誚寧免於何如曾三威七穆之未知豈八索九丘之能讀堅其所守而已佩聖訓而

不忝非爾其誰居之拜王言而增愧茲茲伏遇國史僕
射相公事業稷卨文章訓謨寅亮天地彌予一人端能
得宰相之體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將以立太平之基好
賢每過於緇衣下士罔遺於白屋况內以國本未定之
爲念外以敵情不測之憂陽非衆則曷能勝陰文不
修則何以濟武神聖以安危注意社稷之輕重繫公無
競維人大亨以養一舉得垂天之翼兼收取敗鼓之皮
謂昔嘗溷於文衡故今復歸於化冶某敢不芸披蠹簡
燭照神藜讀黃香未見之書覬聞大道行宣公不負之
學願事聖君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陳右相

志存社稷身任股肱宰相以鎮撫四夷莫予敢侮丈夫
當掃除天下舍公其誰謂事君莫如以人故在上必引
其類

王樞密

有仁者之勇以直道而行幾微不見於面顏精神折衝
於樽俎忠義有激太山甘一擲之輕議論所加敝帚增
千金之重

葉樞密

養以剛大動惟直方正色霜臺嘗落李祐之膽決勝籌
幄必寢淮南之謀謂事君莫如以人故在上必引其類

答梁狀元啟

漢廷多士策董相以天人閩產異才榜歐陽於龍虎雋
聲籍甚輿論翕然伏惟狀元譽重泉南群空冀北鄉薦
屢居於前列士流咸伏其下風繇蘭省以魏登造楓庭
而掖試論列歷代則深明治體條陳三弊則咸切時宜
有司第其文寘在三人之列天子異其對擢先萬國之
英富貴行將逼人科第固已恩子願行所學以報吾君
某叨與周廬獲觀大對偉晁孫之盛事屬瀕固之名家
第狀首聽於傳臚詎敢妄論於衣鉢都騎顧我端繇臭
味之同長牋拜嘉輒講報投之好

答許狀元

克昌

欽雅望於月評簪纓世襲冠雄文於策士衣鉢家傳輿

論翕然雋聲籍甚伏惟狀元種學良苦摘詞最工試屢
混於諸生不作衛公之恥文四舉於禮部始成韓子之
名逮茲旅奏於廣廷果能展盡其底蘊問當今之務則
固悉陳其大體論歷代之治則以爲無所容心故事有
拘躡屈居於王後大名已著其誰能與許爭行所學以
事君踐斯言而正己佇從仙吏徑到蓬山某備員殿廡
欽閱廷對竊喜鴻臚之唱首傳太嶽之孫慶熙朝之得
人辱都騎之顧我銘感謙德嘉臭味之相同珍藏盛文
之瓊瑤之是報

答丁狀元

時發

廣廷待問竊喜朝陽之鳳鳴平地登仙咸羨遼東之鶴

化輿論甚美斯文有光伏惟狀元挺秀海陵蜚聲天闕
文掃科第之習言懷猷畝之忠以元氣之盛衰喻國體
之治亂論一國一代一時之政有淺明淺昌淺微之風
如使生漢文之時諸老其誰先賈誼假令居李唐之世
有司必不第劉蕡因吾子之敢言見清朝之不諱願攄
素蘊以事聖君某叨與周旋欽聞大對喜皇朝之得士
知天下之有人聽臚唱之傳增縉紳之氣都騎顧我譬
草木臭味之同長牋拜嘉之瓊玖報投之好

答南劍州王守

寄

備員冊府誤叨佐謨之榮託庇宗盟重拜朋緘之貺俯
慙僥冒仰佩謙冲某太學鰥生東嘉冷族折蟾宮之桂

濫厠薦紳泛幕府之蓮獲事君子幸逃罪戾薦被寵光
燭照神藜與英躋之末選書紬金匱專史筆以何堪拜
命若驚蒙恩有自某官家傳政學天賦材猷半刺東州
聊展騏驥之足一麾南郡行歸鴛鷺之行不棄故僚曲
加厚禮對尺書之面日如見德容望千里之門墻莫伸
謝臆

答溫州詹通判

堯可

歡騰梓里共稱半刺之賢祿竊蓬山遽拜朋緘之貺俯
懷愧懼仰佩謙冲某官秀挺玉山望隆渤海訓早聞於
詩禮業不墜於箕裘先正言居宣政之間凜聞風采賢
別乘貳濠溫之郡蔚有聲名初登戲彩之堂首贊褰帷

之治龐士元騏驎之足庸能久淹謝康樂山水之州固
已改觀况聖君懷故國之喬木而太史有封事之甘棠
必起象賢以慰輿論某東嘉冷族西觀小官喜父母之
邦得神明之吏對尺書之面目如見德容望千里之門
墻莫伸賀臆

答樂清徐令

森

牛刀再鼓鳬舄遙臨喜子晉之江山得偃王之苗裔首
拜朋緘之貺仰知謙德之光某官天賦吏材家傳政術
倦游仕路飽諳閩浙之風薦綰銅章盡得溫台之地况
此樂成之小邑有同臨海之近州吏苟非賢人亦好訟
允賴循良之治痛懲貪鄙之餘覩已爭先來何太暮某

蒙恩補外需次還鄉幸父母之邦得神明之吏見書中之面目已得其人聽堂上之絃歌願觀其政

答曾知郡

汪

竊第太常雅資博約備員冊府端藉吹噓敬觀褒借之詞仰佩謙光之德某官心傳一貫名繼三曾學探天人庸止文章之富才宜臺閣詎容州縣之淹昔游宦於樂成最留心於鄉校經橫絳帳躬率諸生遂能於數載之間翕然變百年之俗弦歌滿邑化端自於言游龍虎成名功實歸於常袞遂令愚繆亦與作成某敢不益勵操修用酬知遇對尺書之面目如際高標詠雙桂之篇章

與梁司諫

伏審光膺親擢榮陟諫垣方朝廷多事之秋承風俗積
弊之後內有群陰之壅蔽外有強敵之憑陵當言者不
言而惡人之言已嘗斥立仗之馬今日乃何日而不鑒
昔日其可忘覆轍之車茲幸正人進當言路固宜犯顏
而首論大事毋用削藁而務爲小忠天子以爲是諫官
以爲非言嘗聞於前輩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人皆
望於明公庶幾無愧古者之七人斯能上繼先朝之四
諫某受知有素賀喜尤深輒獻狂瞽之言以爲蹇諤之
助

答賀封贈啟

色慘松楸思親不見恩霑泉壤拜命增悲媿謝臆之未
攄辱賀賤之先及其爲感激固罄敷宣

答樂清洪縣丞

藏

詠南國之甘棠久思名伯對藍田之鉅竹喜見崔丞朋
緘寵貽謙德加厚某官心傳家學天賦吏材挺挺有祖
風翩翩佳公子先尚書承流宣化遺愛猶存賢貳令種
學績文負丞何有贊一同之教化繼八座之箕裘靡待
政成卽膺詔擢某鄉評下士祠祿允官喜父母之邦得
神明之吏視卽未久已驚鳬鷺之行掃門有期一快鳳
皇之覩

與張侍郎

隱

伏審光膺宸命榮貳冬官侍帝幄以橫經極儒臣之喜
選恭惟某官抱器遠大稟資直方昔游册府而讀異書
首忤權臣而歸故里二十年不調節尤著於固窮五百
歲相逢力益繇於稽古燕公乃東宮之舊留侯爲帝者
之師願於論思獻納之時力贊剛明果斷之主登衆賢
而開治表慰四海之想中興此多士所望於公非小子
敢私其貺倚須大拜式慰輿情

答新昌李縣丞

結

聞諸公交譽願登元禮之門見千里尺書已識泰和之
面第朋緘之禮太厚致下拜之客有慙仰佩謙謙俯懷
栗栗某官元精華胄河洛名家摘光豔於唐翰林文固

有種探淵源於周柱下學豈無傳早工五色之詞宜繼
八埒之譽戰則必克恥混試於諸生丞雖負予帥貳令
於一邑雅負經綸之業豈淹州縣之勞作自松廳徑躋
蘭省某方竊祠廩誤膺郡章退惟僥冒之餘諒自吹噓
之素登會稽而觀禹穴雖歲月之不同華春草而思謝
池顧精神之已躍

答喻提舉

標

備員槐市濫接英游載筆螭坳誤膺就擢與史館編摩
之選叨經幃講讀之聯才素乏於寸長身易堪於數職
靜惟僥冒端自吹噓某官一代宗師四方儀表飾吏必
以儒者之術宜其有聲育材而得天下之英可謂至樂

傳衣鉢者不知幾輩登門闢者皆第一人觀其拔士
得尤知其樂人之爲善遂致狂妄亦蒙獎提見千里
目之書寵已華於袞繡記一人言動之實庶方託於
幘

答樊提刑

光遠

誨諸生於館下濫與英游職內史於螭頭誤膺親擢既
與編摩之選仍叨講讀之聯才素乏於寸長身曷堪於
數職恩踰望外媿溢顏間某官諸儒範模羣吏師表擅
聲名於蘭省聳風采於柏臺帝嘉共理之良治務惟刑
之恤飾吏以儒者之術存心得君子之仁北斗太山學
者咸仰殘膏賸馥後人悉沾師友之選極一時詩禮之

傳有二子誦高文於方冊未窺夫子之牆論未契於年
家端在丈人之列故茲僥冒實自吹噓

答溫州莫守

伯虛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政學輟列星之高選蒞二浙之名
邦况先大夫有遺愛于此州而賢刺史復共理于今日
變千里歎愁之俗繼萬民安樂之謠凡居蔽芾之陰率
被帡幪之賜故茲僥冒端自吹噓

答本狀元

待問

竊以君子六千人定霸咸期於一戰扶搖九萬里冲天
遂冠於羣飛真國士之無雙誠後生之可畏大名籍籍
輿論翕然狀元氣稟東嘉心潛西洛探縈靜精微之旨

工雄深雅健之文蚤蜚泮水之聲巍拾計臺之薦奪魁
蘭省賜第楓宸銜錦標而歸事端同於盧肇成赤壁之
捷年正類於周郎振賦海之名家符漲沙之勝地極書
生之榮而還故里盡人子之樂而奉雙親水綠蓮紅姑
暫游於侯幕冰清玉潤行同集於鳳池蔚爲邦國之光
奚止鄉閭之慶某藿鹽舊業桑梓陳人濫陪鸞鵠之群
親視鯤鵬之化世當漢武而異人輩出非遇時焉致此
乎才非靈運而作佛在先然其年不可及矣科第旣以
恩予富貴行將逼人願不負於君親當相期於遠大

答黃狀元

洽

賢關校藝雅欽江夏之無雙蘭省掄材巍處眉山於第

二雋聲籍甚輿論翕然狀元名間綺園才優盧駱翱翔
乎教化本原之地沉潛乎疏通知遠之經曰若稽古何
必三萬言讀武成篇惟取二三策見蕩蕩巍巍之爲堯
舜知灝灝噩噩之曰商周仰借玉階必陳三策之要俯
拾地芥豈惟一經之明尚淹卓爾之才僅亞哀然之舉
况閩有異人而素先虎榜黃爲著姓而屢出龍頭綽有
家風蔚爲盛事某藿塩舊業場屋陳人濫陪鸞鵠之羣
親視鵬鵬之化喜太學得人之盛快真才擢第之高願
不負於明君當相期於遠業

答卬狀元

密

賢關戰藝筆屢掃於千軍蘭省掄材名遂叅於三傑雋

聲籍甚士論翕然狀元蘊秀江陰蜚英浙右蚤游天子之學獨抱聖人之經固嘗浚井而得泉奚止屬辭而比事明一王之旨兼取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長觀三策之文庶幾晁錯董仲舒公孫弘之對魏折蟬宮之桂首探杏園之花衫髻方青富貴已逼

答莫守賀冬啓

伏以氣肇黃宮天地之心始見日行北陸君子之道將亨某官治有先大夫之風民樂賢師帥之政茂對一陽之復歡騰千里之謠某待次衡門阻趨賓宇遽拜緘封之賜倍增感愧之懷

答溫守袁正言

孚

襍被殿廬蓋適我願兮之始懷章里開正事其賢者之
秋曾族賀之未遑遽朋緘之先辱俯懷愧懼仰佩謙冲
某官蘭省魁儒芹宮哲匠卓矣聖賢之學粹然道德之
容議論同乎古人文章蓋其餘事方權臣用事之日官
冷廣文逮聖主當陽之初席前賈誼擢自臺察處于諫
垣言人之所甚難行吾之所素蘊首破和議力摧奸謀
有著龜先見之明凜松栢後凋之操君子以爲古遺直
天下稱爲真諫官十上固爭挺袁安忠正之節一麾出
守得謝公山水之州上方念之公其歸矣某蒙恩去國
需次還鄉喜父母之邦得神明之政汲長孺雅嘗慕蓋
臭味本同王仲宣茲幸依劉旂幟可託

答饒州蔡通判

一麾出守迹濫厠於九賢同官爲僚治實資於半刺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恭惟某官世襲衣冠家傳詩禮學古
然後入政脩身乃能治人宜所至之有聲諒無入而不
得展麗統騏驎之足貳番君山水之邦靡待終更卽膺
迅擢某誤被宸命濫持郡符雅聞別乘之賢喜見天書
之面通家自今日行登元禮之門異才非王孫誤倒蔡
邕之屣

答彭教授

龜年

一麾出守分符濫繼于九賢同官爲僚問政尤資於半
刺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秀稟丹堊名高太學擢千

佛之科第有二難之弟兄學探聖賢而志益勤文高流
輩而進未艾顧此番君之故國實維筮仕之舊游昔宣
彩棒之威今長杏壇之教諸公稱其博洽多士資其範
模也遂終更佇膺名擢某濫職宸命誤懷郡章自慙么
麼之資輒拜寵褒之賜及瓜已久莫諧聯事之歡行李
尚留庶有見賢之幸

答池州韓守

元龍

符分鄰壤未登元禮之門書拜朋緘如見荊州之面禮
過于厚分何以堪某官生自相門妙有家學業襲簪紳
之舊才傳經緯之餘小試銅章茂著循良之績榮持使
節深知取予之宜咸嗟驥足之久淹姑畀雄藩而共理

皇蓋東海而邦人共喜黃堂坐嘯而郡政自平固俾文
公專美袁潮之政寧容子厚獨稱秦之賢靡待終更
佇膺名擢某才居下下志在休休有慙江左之家風誤
辱楚東之名郡撫封不遠願修接境之歡甲子雖雌敢
論同庚之契

答新靖州杜守

明倫

守番君之國顧庸繆以何堪遊鄭公之鄉依仁賢而甚
幸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恭惟某官名重楚東氣鍾杜固
習家傳之詩禮富天賦之材猷自郡章之旣懷惟吏事
之是究居邦必聞政稔觀九賢之風學道則愛人優爲
千里之治預懷杜母之德想見靖人之心次已久需來

何太莫某科名濫竊符竹誤分自慙么麼之資仰荷吹
噓之賜見尺書面目固已知賢登通德門闌行將承教

答白待制

某官繼事三朝榮聯次對典刑猶在有靖康賢相之風
文采可觀本長慶詩豪之裔奉真祠於番水繼高躅於
香山頤養遐齡鼎來多福况聖君思故國之喬木而先
正有克家之象賢行以蒲輪召還荷橐

答沈運使

樞

符竹濫分方託蜃幪之庇鱗鴻遠屆遽頒面目之書盛
德謙光朋緘過厚恭惟某官學傳既濟文繼東陽柏臺
飛半豸之聲蘭省應列星之象七閩持憲了無囹圄之

免兩地効官潛贊廟堂之畫方聖主重外臺之寄以大
賢居將漕之權洞曉利源錢已流于地上深憂時事
具見于目中宣室興思蒼生望起某天資不敏吏事尤
疎臺評類韓愈之譏譏治考同陽城之下下罪甚多矣
部刺史想必能見容行或使之賢大夫恐不得終事

答陳總幹

損

稽山遊宦屢修同舍之歡番水得書如見故人之面禮
過于厚緘來以朋某官氣稟劔津名蜚槐市然膏油而
讀紙上語取科第如摘領底髭弟兄可謂德星世家不
忝忠肅昔宣威于吏隱今贊畫于總司績效有聞富貴
將逼某誤膺宸命濫把郡麾託末契于年家借餘光於

幕府顧冀北群空之馬致千里以奚難同江東日暮之雲對一樽而未遂

答賀樞密

伏審光膺帝制榮陟元樞播告之初邇遐胥慶恭惟樞密叅政白首一節赤心四朝爵齒德俱爲可尊直剛大得其所養昔焉勇退無愧鑑湖之高今也來歸不異蟠谿之起顧用舍行藏之際實安危治亂之機大臣以道事君春秋責備賢者不出則已必有可觀願如魏鄭公展盡底蘊咸望謝安石大慰蒼生茲輿議所期於公非十朋敢私其祝

答趙通判

一麾出守至仁仰戴于堯天同官爲僚可愛欣逢於趙
日禮過于厚緘來以朋某官巍折桂枝榮聯玉葉振振
周家之公子惓惓漢室之忠臣爲善最樂而得於家傳
稽古入官而非以政學姑屈神明之胄暫淹州縣之勞
番君得江湖心嘗令茲邑麗統展騏驥足來監此州行
起宗英入扶王室某誤恩得郡無術治民閱三月而政
未成思九賢而夢不見喜可知也幸王事之獲聯爭先
覩之與邦人而共快

答樂清權縣求司法

平寬守法雅聞三語之賢愷悌攝官優布一同之政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天賦吏材家傳政學于公世有

隱德釋之獄無冤民考已及于書三人咸思于借一藁
爾樂成之小邑久哉令尹之乏人貪有至於賊民懦或
聞于畏吏口南金而守明府有類真源律大法而禮人
情茲逢卓茂■賴循良之治來綏凋瘵之民覩必爭先
聞猶失喜某遠游江左承乏楚東幸父母之邦得神明
之吏故鄉雖遠未聞言偃之絃歌歸興已濃及見河陽
之桃李

答荆南李太尉

適夔子之邦方將問政識荊州之面何待封侯某官喬
出隴西群空冀北稟漢將無雙之氣懷周臣不二之心
邁方略於孫吳爲國家之英衛受知於上屢持大將之

開府于荆益重長城之寄不敢動時方賴公某之
任遠邦假塗重鎮觀尺書之面日喜其可知聞萬福之
威名見已太晚

答歸州周守

聲迹相聞同處浙江之左封疆非遠並遊巴蜀之東緘
來以朋禮過于厚某官詩書弈世簪綬傳家挺秀氣於
三衢馳英聲於列郡展騏驥足嘗佐苗人之邦分銅虎
符遙臨楚子之邑化已形于千里治未及于期年更不
俟終名其非晚某備員香水易俗藥門將假道以觀風
且登堂而問政面目之書已見喜得其人唇齒之邦是
依言歸于好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十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十一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朱統琢玉校

啟

答周運使啟

行或使之難方歌於蜀道喜可知也夢已見於周公詞
觀三峽之流書覩千里之面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
姬籙傳芳坤維挺秀文非少而且重厚藝雖多而不吝
驕才學俱高子雲相如之徒也名德兼著君平仲元其
人歟藹蜀郡之鄉評最普慈之治績方聖主圖中興之
業以大賢居將漕之權弭使節於一川揚仁風於列郡

以身化下小攬轡之范滂用義理財鄙流錢之劉晏矧
興議之素屬豈計臺之久淹更不待終召其非晚某備
員番水易任夔門將入境以觀風且登堂而問政叱王
尊之馭險不憚於登天依韋臯之賢易端同於履地

答查運使啟

三峽倒流難敢辭於蜀道一麾出守昆端賴於蘇天荷
友義之素敦媿朋緘之誤及禮過於厚情何以堪某官
先朝名家今代人傑然膏油而讀紙上語取科第如摘
領底髭學兼通於古今才兩備於文武明目張膽陳治
亂於天子之前論將談兵贊籌畫於元戎之幕輟握蘭
之高選膺將漕之重權弭使節於一川揚仁風於列郡

飛芻輓粟姑心計之暫勞簪筆荷囊諒超遷其非久某
備員番水易任夔門首蒙千里之書喜見古人之面叱
王尊之馭移孝子爲忠臣依韋臯之賢視青天如平地
答吳叅政啟

一麾出守蕃宣濫處於上游同官爲僚謀議允資於先
達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場屋舊人江湖名士身薦
歷於中外學兼通於古今登科五十年親見先朝之盛
搏風九萬里上至列星之躔凡後來持荷簪筆之流皆
前日含香握蘭之選孰謂諸侯之賓客乃屈四朝之老
成更豈待終召其非晚某自番君之國易夔子之邦久
違數仞之門牆忽見天書之面目以幕府而待杜老豈

同嚴劍南避正堂而舍蓋公願效曹相國

答施州甄守

援

三峽倒流方嘆川塗之險一麾出守遽蒙賤翰之修德
厚而謙恭過於禮某官中山華胄西蜀良家才兼文武
之全性稟忠義之實矯命制難陳湯有得於行權投筆
立功班超宜侯於定遠旣龍韜豹畧之屢試姑皂蓋朱
幡之暫乘控巴地之上游守清江之名郡化已形於千
里威且震於四夷更靡待終召其非晚

答周運使啟

老向巴人方起杜陵之嘆憂銷王粲幸依劉表之賢使
已近於光華禮將勤於吐握某官道師孔孟才配卿雲

金門玉堂謂踐揚之已久牛流馬奚飛輓之尚淹詔
將下於蜀天公其歸於魏闕某敬拜宸命行趨計臺媿
謝牘之未修辱賀緘之先及同西州之士願承教於鄉
先生與列郡之民咸託芘於部刺史

答查運使啟

渭北江東起日暮春天之嘆烏蠻烏道同孤城絕塞之
遊行或使之喜可知也某官雁塔前輩麟臺古人旣臭
味之素同亦行藏之不異愛君憂國抗章如出於一心
持節分符遊宦相從於萬里某敬拜宸命將趨計臺媿
謝牘之未修辱賀緘之先及傾蓋如故久論程孔之交
呼酒勸君行講韓張之好

答潼川運使何舍人啟

鄱水期年治亡善狀夔門萬里地竊巨藩揣庸繆以何
堪恃高明而自慰某官學本自得才尤不群道造子思
之誠氣養孟軻之浩傑立角出於永嘉多士之地難進
易退於權臣用事之秋翕然稱鄉先生卓爾爲天下士
分符持憲不辭蜀道之難憂國愛民寧羨錦城之樂某
叨預梓里稔聞月評仰齒德爵之俱尊喜風馬牛之相
及叱西州之馭移孝子而爲忠臣依韋臯之賢視青天
其如平地

答前四川茶馬續修撰

咸角

國遊夔子稔聞舜友之風地過荊州未識韓侯之面自

仰瞻於數仞遽下拜於雙龍某官處厚舊人晉國奇士
仕途歷三十年之久鵬程搏九萬里之高牧民如牧羊
爲治素周於卜式問人不問馬存心無媿於宣尼坎則
止而流則行仕不喜而已不愠求田問舍孰云不高結
綬彈冠亦何足慕優游里巷願養年齡然朝廷方思老
成况天下咸仰齒德宜室未前賈誼蒲輪必起枚生某
涉世最踈蒙恩誤寄方觀風而入境思問政以升堂庭
過伯魚竊效陳亢之喜書傳雙鯉益嘆玉川之賢

答沈待制
詞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遽觀面目之書緘
來以朋禮過於厚某官望隆蒼雪世耀貂蟬八詠逸才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真隱侯之華胄一門盛事實故相之難兄嘗分浙右之
符尤著閩南之績奉真祠之已久奚從臺之尚淹行起
老成以慰中外某闕分絕塞地易近藩將入境以觀風
且登堂而問政歸輿夔于國幸風波之已逃遊於鄭公
鄉庶罪戾之可免

答劉大諫啟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遂觀面目之書緘
來以朋禮失之過某官學貫今古心潛聖賢樂道幾於
屢空養氣本夫以直然青藜燭前異書於蓬萊詠白蘋
詩起清風於茗雪當龍飛乾道之始正鳳鳴朝陽之秋
官居諫垣色正朝路稱堯舜者向非孟子誰與王言指

恭顯者豈無京房孰若公勇直道而去令名益高爭無
媿於七人貴奚煩於五馬然臧倉存而魯侯不遇既承
璫去則李絳必來益輸畎畝之忠徃贊岩廊之治某叨
與同舍素蒙異知迹雖隔於江湖心不忘於館閣

答凌尚書啟

兩朝重望一代儒宗擢第若摘領髭巍中甲科之選理
身如梳旦髮了無纖垢之汙時可用而則行道無入而
不得入則懋立朝之節出則騰治郡之聲退之以薦賢
爲心天官惟行儉有知人之鑑吏選尤精方聽履而
上星辰遽銜盃而樂賢聖久淹家食想注宸衷佇繇八
座之尊拱拜三公之貴某頃以晚進叨居下僚遯矣門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五
牆之違巍然山斗之仰

與沈尚書啟

易郡而東誤得股肱之重去天非遠喜瞻喉舌之尊行
遂登龍敢先致鯉某官書讀萬卷名登兩科負賈生通
達國體之才有韓子涵泳聖涯之學言無發而不申最
高北闕之書治所至而有聲尤振西州之譽上意每注
於安危之際公色不變於榮悴之交人才甚難今日有
幾况當宁方興衰而撥亂豈重臣可量敢以投閑諒興
宣室之思卽起東山之臥某爲學最淺受知實深賢關
首與於陶鎔詞掖誤蒙於薦引去門牆其已久仰山斗
而不忘行由或使而身竄於夔喜亦可知而鄉遊於鄭

事大夫之賢者竊效古人之居邦就有道而正焉庶幾君子之好學

答姚子才

薦蒙肯顧寵示長牋豈惟嘆駢四儷六之精抑亦見聞一知十之學方觀韓子送何堅歸道州之文端賴澹臺助言偃爲武城之治尚容再見以謝私

答章敘授

日邊得郡寄千里之股肱魚腹有書見五年之面目禮過於厚分非可堪某官挺秀相門蜚聲帝學文法漢而尤古詩擬騷而更工衣冠盛唐室之蕭詩禮傳孔庭之鯉滿門科第繼元祐省闈之風異日功名嗣慶曆名臣

之頌學無入而不得仕何來之太遲窮年岷岷膏油業
已精於韓吏部諸公衮衮臺省官豈冷於鄭廣文名譽
已崇富貴將逼某燈共庠序年同遠廵懷高山流水之
音起日暮春天之嘆遠官夔子國幸已脫於風波來遊
鄭公鄉庶可逃於罪戾

答泉州交代周叅政啟

千里分符叨繼重臣之後雙緘拜賜輒爲盛德之先觀
鳳有期續貂爲媿恭惟某官學術荀孟人才鹵蘖昔遇
上皇聳風采於臺諫晚事聖主贊謀謨於廟堂久屈逸
於巨藩暫養高於琳宇如昔者大老之二兼天下達尊
之三盍歸乎來爰立作相某不學亡術見賢思齊將入

境以觀風願登堂而問政竊比齊桓一遵蕭何之規
見周公不比宣尼之夢

與福州王叅政啟

五載三州方幸投閑而量散一麾千里又叨宣化而承
流顧大邦雖非小子所堪然便道有見先生之喜恭惟
某官性天高卓材地闊深道扶孔孟而襲其傳文追楊
馬而爲之配變儒風於兩學最治績於四川榮長諫垣
所陳無非大事巍叅政柄有告必以嘉猷方蹇蹇以立
朝遂營營而去國四海咸冀其復起七閩豈得而獨私
益歸乎來如古者之二大老無出其右兼天下之三達
尊願趣曹裝卽膺漢詔某門闌下士學校諸生蚤親模

範之工遂玷簪紳之寵茲濫膺於劇郡幸密隸於崇
欲問爲邦竊自比於顏子願言承教終不叛於韓公

答趙知宗

五年三郡方幸投閑一劄十行又叨共理遠辱朋緘之
及仰欽謙德之光伏惟某官派出銀潢名高玉牒術業
炎劉之歆向勳謀仙李之江河兼爵舊德之尊有風雅
頌之好帝眷尤甚宗盟有光况惓惓忠臣不忘猷畝之
念俾振振君子咸陶麟趾之風佇觀昌魯之季孫行作
周之衛武某昔在越絕獲知宗英屢陪觴詠之遊久
笑談之樂不謂晚塗遊宦重遇平生故人將使微之
以繼蘭亭之盛不令坡老獨稱安定之賢

答蔣教授

不學亡術繆懷刺史之章同官爲僚行詣廣文之舍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姬籙傳芳莆田挺秀深究群經
之旨早聯千佛之名登科蓋已十八年讀書何止五千
卷眷此清源之郡雅爲遊宦之鄉昔鳴子賤之琴今主
馬融之帳化同魯國諸生咸采於藻芹文振歐陽高第
行登於龍虎官豈容冷詔將被溫某立朝甚愚爲政尤
拙已五年而三郡又千里而一麾將入境以觀風且升
堂而問道見尺書之面已得其人游半水之宮願咨以
政

答興化陸教授

五年四郡誤懷假守之章千里尺書快覩同年之面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秀挺三山風高二陸才蓋由於
天賦學況得於家傳搏風宜上於天池采藻尚淹於侯
泮眷茲莆水實爲冠帶之鄉宜得宣公以昌仁誼之學
官豈容冷詔行被溫某符竹濫分寶鄰是賴方驅車而
假道願問政以登堂誦十年尊酒之詩辰乎何速見千
佛明經之士喜也可知

答任運使啟

五年三郡方幸投閑一札十行又叨共理首辱朋緘之
貺仰欽謙德之光某官秀挺三山名高千佛餘吏必以
儒術修身本乎誠明色正霜臺風采稔聞於半豸位分

卿月禮樂咸資於一夔入則居清要之官出則爲光華
之使著治績於數路藹歡聲於七閩姑爲轉餉之蕭耻
作流錢之晏苟非仁義固未嘗陳於王前其在朝廷又
孰敢齒於諸任使輶暫屈召節鼎來某涉世最踈辱知
素厚千里誤分於符竹二天仰賴於旃幪教化美而風
俗淳小諸侯敢不自勉撫字勞而催科拙賢使者必能
見容

答石察判

起宗

魏中亞魁榮歸故里大策聳傳於多士長牋寵及於陳
人事甚盛而獲觀喜欲言而不足某官家傳萬石譽擅
七閩志雅在於奪標射果聞於中目詳觀切直之對深

得茂明之宜雖策勲有蕭一曹次之或殊然公議以王
後盧前爲未愜清泉紫帽遽改觀於溫陵綠水紅蓮聊
宦遊於越絕佇自賓幕卽登道山某幸茲分符叨與勸
駕果遂郊迎之語薄攄簪盍之誠式遄其歸榮親之樂
孰加此不負所學許國之忠其自今

答郭縣尉啟

榮擢巍第言旋故鄉薦蒙都騎之臨重拜雄文之貺老
獲觀於盛事嘉賓俗於常情某官經傳獲麟文冠薦鶚
蘭省復居於前列英聲益重於南州暫淹龍虎之美名
姑作神仙之隱吏勿蓋由於稽古人咸貴於爲儒託諸
空言科第旣已勳乎行其所學忠孝可以立身微聖賢

其誰與歸於禮樂必從先進願自今日以觀遠猷

答興化何知軍啟

地異楚齊海不分於南北國猶魯衛政竊比於弟兄況
爲天子守土之臣宜講諸侯睦鄰之好禮過於厚緘來
以朋某官挺生相門妙有家學早蜚聲於槐市果巍第
於楓宸惓惓懷憂國之誠耿耿抱疾邪之憤官清而要
榮躋列宿之躔氣直以剛力請上方之劍乃反落御史
之膽恨不斷佞臣之頭始知學校之有人孰謂書生之
不武上嘉蹇諤卒行其言天賞精忠遂魁其子風采聳
於天下名節立於筆端盍歸玉筍之班姑養琳宮之浩
符分千里方歌來莫之廉詔下九重行作去思之賦某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聯名雁塔共事賢關旣臭味之素同又封疆之不遠相
爲唇齒之國義莫重焉敬觀面目之書喜可知也

賀張尚書啟

伏審力辭從橐榮奉真祠縉紳高勇決之風當宁惜老
成之去不負所學於夫子無媿陸宣公能全大節還故
鄉有同趙清獻某受知最厚贊喜尤深方當危疑之秋
倍爲明哲之賀日探車騎卽登門墻

賀陳右相啟

延渙大號相登真儒謹呼萬方聳動列辟某官氣大以
直學明而誠入則正色於朝廷出則乃心於王室行藏
合聖人之用舍進退爲天下之重輕不肯枉尺而直尋

惟務獻可而替否章屢上而求去甚力睠愈隆而挽留益堅可謂大臣已久慰蒼生之望爰立作相宜盡行平日之言績坐底於咸熙喜真成於不寐

賀汪尚書

應辰

光膺帝制榮總天官讀侍金華班高玉筍恭惟慶慰某官書讀萬卷心醉六經養孟軻之直剛得仲尼之忠恕入則居獻納論思之地出則總方伯連帥之權德名重於華夷治行最於閩蜀學以傳道真宜爲萬乘之師才可佐王奚止居六官之長孰能熙帝之載當今舍公其誰茲興議之所期非某敢私其祝

賀陳左相

康伯

誕敷明命榮陟首台用賢非以序遷簡帝實由人望某
官學傳聖絕心造道微德寬大而有容氣直剛而不
可奪入則以嘉猷而告后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房元齡
心不喜權斯能持於衆美蕭相國法若畫一固宜冠於
群臣况宰相以鎮撫四夷而丈夫當掃除天下今日之
事舍公其誰侵疆未歸人咸望於夫子不仁者遠功實
在於臯陶罔俾古人獨專其美

賀虞相

尹文

廷渙大號朝登碩儒選衆得賢若舜湯命相之口縉紳
相賀如文富宣麻之時謹呼萬方聳動列辟某官勇自
仁出忠由孝移鯁諤傳世南之風敬義稟坤爻之德入

則以嘉猷而告后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拯社稷於艱危
靜邊塵於談笑周瑜赤壁之外不見雋功謝安淝水以
還未聞相業公獨得於兼備事非止於一書樞府出而
全蜀安衮衣歸而敵國懼果膺爰立式慰爾瞻然大臣
以道事君而春秋責備賢者願以天下而自任勿謂吾
君之不能魯國侵疆未歸責端在於夫子樂正爲人好
善喜竊同於孟軻罔俾古人獨專其美

與交代胡侍郎啟

執筆螭坳昔類兼葭之倚分符閩嶠今同糠粃之颺不
圖衰暮之孤蹤復有交承之雅契某官心傳絕學天賦
剛腸當姦邪誤國之秋奮忠誼敢言之勇朱雲請上方

劍欲斷佞臣之頭賈生陳痛哭書願繫單于之頸去國
蓋一萬里投荒踰二十年會上聖之嗣興起孤忠於久
廢心惟憂國屢推造膝之誠義不戴天力沮和戎之議
卒落落而難合竟栖栖而不容周宣方撥亂以興衰韓
子乃投閑而置散銜孟里巷晦迹桑榆盍歸乎來萬事
之問在伯始無出其右千里之難制一賢赤心素結於
睿知白首姑煩於卧治初需漳浦之次遽易溫陵之麾
佇埃畱中詎容補外某輩行相絕官僚偶同聽詩書執
禮之言資直諒多聞之益左右共書於言動後先相繼
以承宣誦十年尊酒之詩修尺素雙魚之敬來何太莫
宜趣曹相國之裝政務惟新奚煩楚令尹之告

昌齡弟送定葉氏啟

家聲不振有同陳族之貧婚禮再修輒慕齊邦之大自
非特達肯遂懇求荷臭味之相忘喜葭莩之有託某以
季弟某年曾有室事俄至於斷弦伏承令妹德最宜家
志方艱於擇鬻用憑媒妁妄議姻媿荷寵命之不渝諒
夙緣之非淺適契三星之候敢怠良時薄修五兩之儀
式將微意

昌齡請期

早沐恩私既遂求婚之懇再殫愚忱預聞授室之期月
惟建丑之良日擇生明之次恭遣季弟躬造高閣願諧
二姓之婚幸賜千金之諾

聞詩定孫氏啟

求婚於世姻之門夙緣非淺歸女於通家之子舊好愈敦幸無齊鄭之嫌竊比潘楊之睦約既前定言終不渝伏承令女乃吾家之甥想不嫌舅氏之薄某男某辱東牀之選固稔知姑女之賢况庚甲之相同亦門闌之甚偶兒時聚戲不殊同隊之魚吉卜協從是謂和鳴之鳳有幣不腆別牋以聞

回錢氏送定

早同筆硯雅敦伐木之風晚結葭莩再講通家之好雖媿崔盧之大族庶幾王謝之世姻伏承令嗣名著賢關何止通一經之學某女幼傳姆訓僅能誦七誡之篇姑

待年於父母之家願執帚於君子之室

代送定啟

萬張

通家有子偶同太學之蟻鹽臭味爲媒濫折仙源之桃
李念夤緣之不淺荷薦拂之非凡旣蒙阮目之青寧媿
齊邦之大伏承令姪女儒門孕秀女教傳芳想七誠之
素修諒五長之並有作配宜求於禁嚮于飛寧顧於華
門而某男某身尚白丁業惟黃卷賢異南容之不廢質
同子皙之非夫妄求詠絮之才偶中牽絲之選幸逢張
貞之賞識寧患久貧庶幾畢萬之家風從茲必大

楊李

門闌素冷生華有類於枯楊臭味本同託庇幸逢於僊
李良媿鄭齊之非偶豈同夷之論財輒恃夤緣敢通
媒介伏承令女內閑姆訓外嫺婉容宜歸高節之伯鸞
肯配非夫之子哲而某弟某年雖踰冠學僅知名未能
去三惑之非何以稱五長之美仰固荷於不鄙退甚慚
於匪宜旣遂願懷之私敢仰言定之禮謹憑媒氏專叩
高門

劉賈

託庇仁人之里爲幸已多通婚大姓之門受恩非淺喜
踰望外媿溢顏間伏承令女年少甚都葢女中之賈誼
而某男某天姿不羣非昔日之劉郎况三復之未能

長之敢稱偶預東牀之選誤蒙青眼之知吉日載涓
協鳳凰之兆繁文盡去薄修羔雁之儀

季孫

族降臺輿有媿魯孫之後家傳簪笏雅欽楚相之風曾
墻仞之莫窺豈婚姻之敢議偶因執斧遂獲牽絲某以
弟某壯室偶睽勢難終於鰥處伏以令妹宜家素著禮
尤謹於孀居絲蘿幸逐於仰攀琴瑟式諧於再御門乏
陳平之車轍誤辱重知家無溫嶠之鏡臺曷將厚意旣
奉千金之諾薄修五兩之儀

賈宋

俯念寒門欲婚姻之早畢仰攀富族豈財利之是論受

恩非凡懷媿不少某男某天姿不慧無洛陽年少之美才令女華胄甚遙有廷芬諸子之餘習茲因瓜葛之舊願結葭莩之私諾既奉於千金幣敢陳於五兩

錢曹

女則以子娶之雅嘗有約大雖非吾偶也夫亦何嫌况弟兄之約殆三紀於茲而婚姻之謀非一夕之故端爲知己曷嘗論財伏承令女誦七誠之章素有大家之風味而某男某叨十才之裔媿無先世之名聲選濫預於牽絲禮輒伸於納幣如魚同隊念兩家生子之初爲鳳和鳴協五世其昌之盛

李季

桑梓相望仰于門之素大葭莩再結荷阮目之常青雖
云臭味之同亦自夤緣之幸伏承令女婉容玉潔懿德
蘭馨非求三復之南容莫稱五長之衛女某男某年丁
幾冠才媿非夫方同孔鯉之趨庭遽效梁鴻之求偶質
無甚秀濫爲范甯之甥表不素奇媿作甘公之壻非自
通家之舊豈諧擇纓之歡諾旣奉於千金媒敢通於一
介鳳飛鸞合嬌姜之雅好難忘雁往魚來劉范之世婚
不絕

代回送定

周毛

陳平之美非久貧早觀奇相義方之娶爲知己益見高

風仰欽蚌腹之生珠俯媿葭姿之倚玉蒙恩有自揣分
何堪伏承令嗣主簿巍奪錦標時競貪於擇嚮而某女
子貧脩布素人或耻於采葑一言不變於前盟輿論咸
嘉其高誼辱雁贄之良久報鯉書而太遲曲賴厚知不
誅苛禮私問素冷偶逢鳴鳳之吉占老眼濫青遂得乘
龍之佳壻

陳鄭

鮑知慕忽敢懷請妻之私媯不如姜遂免辭婚之議茲
通家之已久宜同氣之相求伏承令嗣出自豪門素號
千金之子而某女子生於敝族豈知七誠之書誤蒙合
姓之求恐負宜家之賦辱雁贄之來久媿鯉書之報遲

不娶大邦公子有善自爲謀之美願爲佳耦吾宗無何以能育之憂

黃徐

俯慙冷族雖非叔度之清流仰援高門誤辱偃王之華
胄諒夤緣之有自荷聘問之多儀伏承令器早達義方
習詩禮其有自而某女子未閑姆訓奉箕帚以何堪過
蒙葑菲之求重辱蘋蘩之託况鳳占之協吉其何敢辭
既雁幣之拜嘉永以爲好

陳謝

門第素微濫出有媯之後裔婚姻非耦誤攀康樂之名
家揣分何堪拊心知幸伏承令姪義方素習固嘗聞禮

以聞詩而某女子姆訓未閑第可爲絺而爲綌荷菲葑
之不棄獲箕帚之是親既辱華緘仍蒙重幣其爲感佩
罔罄敷陳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十二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鮑昌國從登校

劄

與陸會稽修曹娥旌忠廟

比以忠孝二廟

曹娥旌忠

爲懇已蒙重諾忠孝臣子大節人

所難能二人遺躅皆屬會稽可謂千古盛事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俗吏第以催科爲急簿書獄訟爲先自非吾儒孰肯留意於此聞曹娥廟已命工矣旌忠之修費亦無幾不可復畱以遺後人切望分念某嘗題曹娥廟及近撰會稽三賢詩併寫上呈

與江山陰修愍孝廟

比以修愍孝廟爲懇特荷不外旌忠之修已委陸會稽
矣忠孝臣子大節死者人之所難蔡孝子以布衣能爲
人所難能之事有足嘉者而廟貌不稱深可嘆息修廟
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切望畱念某近撰會稽
三賢詩愍孝廟居其一焉併錄上呈

與趙安撫乞降祝版祀上虞舜廟

據上虞縣尉陳廸功劄子稱本縣有帝舜廟一所父老
相傳自置縣以來卽有此廟兼縣有舜井象田百官等
處古跡至多而一方水旱疾苦有請於廟無不響應合
在祀典欲望台慈詳酌許令本縣每歲春秋備辦牢醴

從使府給降祝版遣官致祭少爲大功德之報本縣
近已具狀申府欲乞施行

與邵提刑

某茲者伏遇提刑郎中親乘使輅按察列郡某輒有已
見畫一具聞仰助澄清乞賜台覽

一伏覩主上躬斷以來寬恤之詔下無虛日然而實惠
未孚于民者蓋由守令不能奉行之弊書人謂徒掛
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
於吏者或宜舉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
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惠耶今欲乞
輅車所至盡錄比年寬恤詔條榜示通衢使有目者

咸得而觀其郡縣官吏有不張掛與徒掛而不奉行者首加按劾庶使朝廷實德下及元元

一伏觀主上慎刑恤獄之意雖堯舜成康無以加然而措刑之效未逮于古者蓋由郡縣無循吏而囹圄多冤民竊見州縣間常置禁曆二一曰正禁二曰寄禁每週監司入境止將所鞠重囚書正禁曆其他囚悉附寄禁仍將所禁之人拘置僻所使不得聲冤又多令吏卒防其親戚使不得告訴俟監司既去囚禁如初今欲乞所至州縣榜示道路如有藏匿罪囚許人以告及搜索二曆備閱所禁之事取一二件親賜按問庶絕冤枉之弊

一伏觀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要當以撫字爲先催科次之今之所謂守令者專務催科殊無撫字之意蓋催科自有常法豈在以速辦爲能官以未及期爲辦事民常未及期而被擾輸納之稅未入於官府勾呼之費已歸於盡吏則知以催科取辦者初無益於國而有害於民然此亦非特守令之罪蓋緣曩日監司多以催科責郡縣而不以撫字爲先今欲乞所至郡縣訪問士民如守令善撫字者雖拙於催科必舉不能撫字者雖健於催科而必劾如是則郡縣皆循良之吏天下無凍餒之民矣

一某每見州縣間凡遇監司經由多有士民率衆投牒

舉畱守令者茲非出於民之本意也蓋由時官自知其無善治恐見効於監司遂密遣胥吏喻鄉邑之豪族與士人之職于學校者囑率舉而士民亦欲以此交結時官求其門戶遂紛紛舉而指無爲有監司初不知覺乃以不賢爲賢從而舉之爲害非細今欲乞於入境之初觀風問俗考其治迹賢否可知如有士民妄有舉而者稍加懲治以革欺罔之弊

一伏覩主上躬不敦朴爲天下先近日尤嚴銷金之禁邇聞遠方弊猶未革蓋有以裝佛爲名而州縣不能禁止又有以銷鎗爲名而亦莫辨其僞今欲乞申明金翠服色之禁并裝佛銷鎗之弊革之以贊一人之

躬行以厚天下之風俗

一竊見瀕海郡縣鹽爲民害最者昔州縣科鹽自有定額其後有掎克聚斂之臣提煮海之職者倍增數目以爲民患縣令兼鹽場之任者又從而增之以僥倖功賞胥吏因緣爲奸與舖戶相見爲弊於所增額外多數以科民間累經臺部監司投牒陳理而郡縣多端壅隔其弊莫去今欲乞委賢明郡守清強官屬根治胥吏痛革多科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州縣官吏遠出迎送所帶人從非一多爲保甲寺觀之害今欲乞禁約官吏遠出迎送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隨行人吏所至騷然誅求之害甚於
狼虎今欲乞嚴行約束以絕騷擾之弊

右州縣之弊非一某姑陳其大畧蓋久處閭閻目見其
事所陳八弊亦皆利害之大者儻有可采願賜施行

與安撫論張侍郎論魯六傷犬

契勘張侍郎論魯六等傷犬事蒙判魯六勘杖八十某
竊見魯六傷犬事涉不明廂界供証出於符合張侍郎
官居侍從心明法律必不肯以一犬之故誣害平民今
來若將魯六斷罪事屬無辜深恐議者謂府屬觀望輕
人重大不獨某坐誤斷之罪其於張侍郎名德亦有所
損所有魯六勘案尚未敢書伏候台旨

與安撫監司論災傷

茲者伏見天災流行大風淫雨繼以怒濤暴漲爲害滋甚今據上虞縣供申有泮死者一百六十八人飄蕩屋宇者四百五十三家逃移者一百二十七戶禾苗腐爛顆粒不收人民困餓號泣待盡兼聞其他諸縣皆有災傷除上虞縣供申外其餘並不見申到深恐邑官坐視不以恤民爲意欲乞行下諸縣令各具災傷申聞仍與措置賑卹及乞以上虞等狀申聞朝廷以廣聖主畏天災卹民隱之意某備員幕職不敢不聞言涉狂妄惶恐死罪

與都提舉論災傷賑濟

某伏覩今歲風水災傷浙江之東越爲最甚上貽宸念
特加賑卹某今有已見輒條具如後乞賜詳酌施行
一本府有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稅租等數目非一
今歲旣不登民方艱食一年常賦猶無以輸積歲逋
負何從而出欲乞敷奏朝廷將積欠稅租權行倚閣
俟來歲有秋仍舊輸納庶俾一郡生靈均被大惠
一竊見本府訟牒私債居多往往其間不實者半蓋緣
受理之門旣啟虛妄之訴遂興至有增數目以求判
賂胥吏以買直所負無幾所廢不貲今歲方凶藁救
死不贍若加以私債訟牒之擾則民之流亡餓踣者
必多欲乞敷奏朝廷應新舊私債不問多寡並權放

一年官司不得受理俟來秋豐稔依數盡償庶使貧民不致重困

一災傷去處蒙聖旨將義倉米賑濟仁恩廣大萬姓鼓舞某猶慮諸邑人戶有逃移於未獲旨之前不知今日有賑濟之恩者或賣爲奴婢或流爲乞丐或匿爲鼠竊殊可矜憫欲乞台慈委諸令佐廣行告諭招誘復業如家計物業悉已破壞仍重加拯救無致失所以廣聖主勤恤之意

一風潮所壞海塘如前日上虞縣陳請之類依法合以食利人戶修築今濱海之民旣被災傷富者困貧者饑况工役廣大必難取辦於食利之所不免役他鄉

之民然又不能無怨欲乞台慈委諸令佐或以官米
或勸誘富民隨多寡出穀或米日給升斗以顧之仍
諭食利之戶時加犒勞方艱食之秋民幸於得食而
不憚於出力雖非食利之民亦必欣然就役而不辭
如是則修築之功不日可就

定奪餘姚縣和買

轉運司判下餘姚縣百姓魏皋等狀理本縣和買不均
之弊某等索到八縣所具和買利害一一看詳其餘姚
縣所有不均屢興詞訴者蓋緣本縣以第一等至第四
等科和買而第五等不科物力及三十八貫五百文者
爲第四等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者爲第五等由是

狡猾人戶與鄉胥相見詭名隱寄減下等第自經界至今方及十年物力走算已及一半目今所管物力比經界之後物力其上四等戶減退八萬餘貫流入第五等戶其上戶所科和買比舊每匹增八尺以上上戶加少而和買日增下戶加多而和買不及非緣昔日人戶多富今日人戶頓貧其弊實起於規免科數多端隱稅法令雖嚴不能禁遏詞訴之興蓋生於此竊覩紹興十三年指揮比年上戶規逃物力往往折爲下戶高者旣降下者遂升今後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均敷以絕增減之弊又覩十五年戶部劄子欲且從第一等至第四等科敷以優恤下戶又云州縣逐處事體不同有以物力及

百貫以上爲第五等者有以十貫以下爲第五等者如
止令第四等以上科敷物力少處實受其利物力多處
又却併在四等以上却成偏重欲下轉運司今州縣相
度隨宜措置科折某等竊見本府八縣其會稽山陰諸
暨餘姚四縣和買遵十五年指揮止科及四等而下戶
不科其嵎縣新昌蕭山上虞四縣和買遵十三年指揮
並科及下戶亦各無詞訴內新昌嵎縣以物力十五貫
以上上虞以二十貫以上蕭山以三十貫以上今餘姚
縣百姓所理會和買不均及詭名減戶之弊除欲以出
畝科不可施行外欲乞准十五年指揮隨宜措置可於
新昌嵎縣蕭山上虞四縣中斟酌高下用二十貫以上

和買度得其中既有外縣已行之例又合相度隨宜之法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下實多詭戶其弊可革二十貫以下者實係貧民不害優恤更令取目指揮施行

定奪阿何訟陳友直

契勘阿何訟陳友直不孝事陳友直狀稱阿何係其父盛之妾其事已具案牘中阿何與陳盛以不正合係妾分明然在禮法中有嫡母庶母所生母乳母妾母阿何雖非陳盛之妻然在陳氏之家已兩有所出其陳盛當溺愛之時亦嘗以妻禮遇之某按春秋之法其父有以妾爲妻者先儒論之曰以妾爲妻之罪其父當尸之然父以爲妻其子不得以爲母又按禮記內則父母有

婢子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今何氏雖爲陳盛之妾其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待之
有敬而不衰之義又按春秋婦人有三從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以嫡
母之尊猶有制於長子之義今阿何係陳友直妾母其
家事不得自專出入當有所制今欲乞台旨押阿何歸
陳氏之家守孝俟其服滿如欲改嫁則從其便其所生
子當育於陳氏俟其長成依公分析陳友直當以妾母
之禮敬待阿何不得故有凌辱其家事當由陳友直管
掌阿何不得自專庶於經於律皆無違礙

定奪梁謙理分

按梁綵有子八人內將一子與弟縵爲後是爲梁謙綵死之後七子均分已及十有七年今據梁謙狀稱其所養父縵旣死其所生父綵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遣歸宗合作八分析產其兄孝廉等供稱謙不曾於父在日歸宗兼已受所養之家物產不當分所生兄弟之財今梁綵與尹氏皆已身死謙歸宗與不曾歸無所憑據按禮經爲人後者爲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者聽又按紹興令諸爲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謂自欲還或所養父母遣還者令許自欲還蓋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遣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縵旣無

別子况綵所出甚衆謙義合繼絕不當歸宗尹氏旣無所生亦不得遣謙還綵以絕夫後謙旣不當歸宗則亦不合受所生父母之產向來提刑司簽廳所定於律已當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謙繼叔父之後固不當歸家至若分產則當處之以情可也緣梁縑死時謙年尚幼尹氏典賣其夫物產從而改嫁破縑之家非謙之罪今謙所生兄弟皆富所養之家已貧謙旣失所無歸兄弟義當憐恤又按令諸分財產而衆議願多與同分之人者聽此蓋聖人緣情制法以開遜義之門今謙與孝廉等本係同父之親而有貧富不等之患雖謙出繼叔之後不預同分孝廉等合念父恩義當願與今欲乞送縣

告示孝廉等七人將原分到產業每人若干比並謙見
管所養之家產業若干七人中各出產業湊謙見管產
業如七人元分之數均退與謙其七人浮財恐係分後
增置卽不許分退孝廉係是長兄身仍鬻爵合倡率諸
弟遵願與之令濟同氣之親謙仍舊繼所養之後不得
歸宗以絕縲祀庶令梁氏一門稍知孝弟之義少息爭
競之風

與趙安撫辭定奪

竊見近日下狀之人多於狀後乞送某處定奪者以兩
爭未決務在依公非下狀人可得指定竊慮其人與某
處人吏預有計弊妄意指乞今後如出自台旨送下定

奪者某當勉強理會不敢以不敏辭如下狀人妄有指定卽乞判送他所庶絕情弊

與王安撫

蒙台諭令撰二劄子不敢以鄙陋辭勉強承命乞賜斧削乃者殯宮頻年興修震驚陵寢幽明不安公私受弊蓋緣奉行者外以崇奉陵寢廟爲名內有僥倖恩賞之意遂將已成之宇徹而更造不損之器毀而更置不枯之木拔而再植其害非一端也去歲大修本府官吏頗有起貪功望賞之心妄生事端者某目擊其事而不敢言每思若一日獲迹清光當首論之雖死不避也尚書受主上之深知奉陞辭之玉音爲越人之師帥者無惜

爲上言之干冒台嚴惶恐死罪

與橋道頓遞使董侍郎 萃

杲竊聞往歲徽宗皇帝梓宮御舟所至凡津梁堰閘並
不毀壞今來伏聞大行皇太后梓宮御舟比舊加大城
門橋堰之類勢不免毀某親覓奉使侍郎言日者奉請
以梓宮行甲方爲利然毀民居多皇帝惻然曰茲豈求
利耶特命行乙方主上仁孝之德愛民之心如此臣庶
感激至於流涕某妄意欲乞侍郎申奏朝廷今來祇備
梓宮御舟其丈尺之數乞依往歲徽宗皇帝御舟之例
庶免毀壞以承主上皇帝仁孝之德以遵大行皇太后
慈儉之訓不勝幸甚某郡幕下僚妄議大事罪不容誅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二
俯伏以待

與直講史侍郎

某輒有少稟皇子初建天下拭目以觀盛德郎中直講以正人端士居師友之職宜以經術正其心以古今治亂興亡之迹爲之勸戒養成器業以副一人付託之意如作詩一事乃書生氣習於道德亡補姑可置之舊日篇章尤不宜播之於外恐爲人所議凡百要須慎重庶無悔吝某蒙建王顧遇不淺且辱郎中厚知輒獻區區幸恕狂妄冒瀆之罪

與宰相乞外任

某仰沐陶鑄備員中秘雖妻孥相隨竊食而二弟皆在

鄉間累重家貧難以提挈於某私計實爲不便欲乞在外差遣以敦手足之愛伏望鈞慈特賜敷奏

再與湯右相

某前日面投劄子以私計不便欲乞陶鑄在外差遣未蒙敷奏竊念某所乞實非得已今主聖臣賢朝廷清明多士彈冠咸謂時不可失况館職最爲清選某以不才竊食其閒豈所願去實緣私計有所不便兼賤軀自八月間得肺疾至今痰嗽不除亦欲就外以便醫藥伏乞鈞慈早賜敷奏得一外任或岳祠差遣不敢有擇庶俾一門俱受保全之賜干冒鈞嚴某下情亡任激切戰懼之至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二
辭建王

某比蒙誤恩備員小學教授曳裾半載仰沐王慈顧遇有加感激無地第媿不才殊無毫髮之補今朝廷擇賢而代輿論咸稱得人三觀察天資俱粹美佩服義方學問日進茲復得賢模範顧未易量劇爲贊喜某比屢求去未獲今復濫遷聞命驚懼方力辭免無繇躬詣王屏稟違下情無任依戀之至

辭三觀察

某獲與遊從已逾半載自媿不才畧無所補遽成違遠劇用瞻依教授劉國博老成醇厚蓋佳士也師友得人尤爲助喜某濫遷小著方此力辭面別無從敢冀仰體

王慈力學自愛勉修忠孝上報君親某不勝區區之禱

與陳左相辭免除著作佐郎

某伏准省劄除某爲著作佐郎仰沐鈞陶感激亡地某比緣私計不便屢入劄子乞外差遣未蒙敷奏今求去得遷聞命驚懼不能自已欲乞鈞慈曲賜矜恤特與奏聞以寢新命庶使愚分稍安獲逃罪戾不勝萬幸

與陳左相辭免除命乞外任

某昨曾冒瀆鈞嚴辭免除命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遷心不遑安非敢矯激雖小官不當辭職在前輩亦有故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再與陳左相

某昨再瀆鈞嚴辭免除命伏蒙鈞旨以某官不當辭不與敷奏某有懷未盡須至再陳竊謂小官雖不當辭在前輩亦有故事至和嘉祐間王荊公召除館職及命修起居注皆力辭不受當時非獨在下者能辭在上者亦容其辭荊公雖立朝事業不滿人意至辭受之際君子不以爲非世謂王荊公辭小不辭大司馬溫公辭大不辭小荊公辭小固無可議不辭大則爲可罪溫公不辭小者但謂小不必辭不謂小不當辭紹興初張侍郎子韶爲著作亦以求去得遷辭至五六遂得外任惟秦太師當國不容士大夫辭職及求去習以成風遂至今日

有辭免者則以爲立異有求去者則以爲沽名但云官不當辭不問事之可辭殊不知古人進退辭受惟問義理如何前輩故事不問官職高下某今來所辭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遷心不遑安非敢矯激伏惟僕射相公以道義事君以忠恕待下念某以私計不便而求去以求去得遷而力辭曲賜矜憐特與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節次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與宰相論災異

某謹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卽今之正月也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天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劉向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

以見雷電既已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今月十五日戊子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春秋之時八日有變而聖人書之以爲異今一日之間雷雪併作其爲災異比春秋爲尤甚雷作而雪止是陽能勝陰也雷作而雪益甚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恭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逮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彌災耶某竊謂春秋所書必有事應先儒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之語不可不察夫陰爲夷狄爲小人

爲宦官女子爲群邪壅蔽上塞下聾之患天心仁愛吾
君出災異以警戒之者其在乎此僕射相公居燮調之
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爲上力言
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強■開闢言路以通
下情閉陰縱陽以彌天變勿以天道爲遠聖人之言爲
悠悠而不之畏也某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固宜鉗
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蓋區區憂國之心不
能自己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雖由此獲
罪固所不辭于冒鈞嚴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與汪侍御

某竊聞金人千乘萬騎南牧中原遷都汴京窺伺淮甸

中外洵洵咸以靖康覆轍爲憂況侍御長風憲任言責其憂國之心當如之何某采之輿論咸謂禦敵之策莫如用人而人才可爲今日用者莫如張和公劉太尉劉已易鎮京口亦可以當一面矣和公雖放令自便而猶未起廢伏聞侍御前日嘗於榻前論薦人才而屬意和公士夫傳聞莫不相慶第不知果能上回天聽否亦嘗指其姓名而力言之否如天聽猶未回侍御或未指其姓名當率諸公再對極力薦之如古人之進賢不進不己主上好謀能聽侍御言聽諫行第恐不言不患不受萬一不從則去就當自此決不可微啟其端而遽然中議也某竊謂今日急難之際人主正當棄瑕用才人臣

亦常棄平日之所惡而薦用之才今之人才固有可用者矣然往往不能無過朝廷以其常經臺諫論列而不敢用某區區之意欲侍御首以棄取用才之說上告吾君且曰雖經臺諫論列而才可用者仰大臣侍從薦之不以過而廢才侍御既以身率之諸公必從而和之明天子必從而聽之如是則人才輩出可以制千里之難金雖強且逼有不足憂者矣今日可言者無如侍御當言者無如侍御某誤受侍御之知是以敢進芻蕘之說以爲開陳獻納之助伏望采而用之以幸天下

與汪侍郎

某昨晚與馮員仲同詣台屏不獲瞻望第深景仰卽日

伏惟台候萬福某迫切之懇仰沐台念前已蒙廟堂相
許朝夕俟命昨得薛季益報又稍遲似聞左揆之意謂
王嘉叟方去不欲又將其文字上嘉叟以上書而出某
以私計可祠事體不同兼自去冬屢請至今未遂丞相
愛惜士類意固甚善然君子愛人以德與其留之以竊
祿不如使其善去以保全之況某晚進不才在稠人中
最爲碌碌進退去留不足以爲多寡今諸公求去皆遂
其欲何苦於某乃獨作難某於要路諸公無一可告者
惟侍郎丈矜憐有素故不免累言以告切望早賜一言
以贊其決庶令寒賤免致顛隳德之說寧有窮已

與二相乞祠

某自去冬以私計不便及苦痰嗽之疾欲乞嶽祠以便
醫藥節次入劄子及屢嘗面稟雖已蒙鈞諾至今猶未
獲命當聖賢相逢群才並進之日某備員佐著事簡職
清豈不願畱以苟寸祿實緣久苦賤疾有妨職事私心
迫切不能自己欲乞鈞慈速賜敷奏陶鑄嶽祠差遣一
任感戴無窮某下情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與張佐司

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取寶玉大弓公首摧其奸與
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邇莫
不稱快知大賢之有後況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真可爲社稷賀也某卧病半年日與死迫忽被誤恩已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十二 答
力辭免更望力賜一言俾遂所請甚幸甚幸

與虞丞相

某抱病臥家久廢朝謁懵然不知時事昨晚忽聞左司
張栻差知袁州不覺驚駭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某所
得知第以栻之學問操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
比使之密侍經幄必能以直道啟廸聖君使之治劇剽
煩亦能處紛擾而不亂況其直聲已著中外稱賢一旦
外除有識無不短氣朝廷舉內修外攘之政正當愛惜
人才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榻前力賜
主張令栻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某
素蒙相公知遇常願少効涓埃屬以疾病侵陵亡從躬

伸賤惘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輒此稟布萬一伏乞鈞察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十二卷終

朱子集

卷之二十一

木

答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十三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國學生林元棟治偉校

簡

答呂主簿

廷

某頓首再拜氣肅晚秋候臨良月伏惟主簿學士百神
交相萬福駢臻某仰竊芘休重蒙記錄謹因回介少布
謝悰不宣

又

某向寓雪溪獲瞻芝宇千里相逢而遂成傾益一樽屢
共而辱與論文念几席之久違荷故舊之不棄遠頒翰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三
墨仰佩謙勤披味以還感媿兼集

又

某官斯文老匠後進名師不倦學古之心尤高鑄人之
手聲望煒燁平生知識最多人物魁梧他日富貴何患
行見公朝之薦鶚寧憂小邑之栖鸞願調護於鼎茵佇
翱翔於臺閣

又

某比因竊第之還遂適披雲之願特蒙枉顧益見撝謙
別離經時行將命稽呂之駕會合有日要須聯孟韓之
詩惟是願言併進面究

又

某濫破宸恩薦更幕府未修謝牘遽拜賀緘蒙長者之
見先媿小人之不敏遂有親依之幸尤深忻忭之誠探
禹穴而登稽山願觀古牒泛剡溪而訪安道不廢家風

與王安撫

師心

會稽地廣民夥號東南大都會第以連歲災荒今年尤
甚孟秋之初大風淫雨繼以江濤暴漲飄廬舍害禾稼
瀕海之民死徙者多茲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仰惟入
境之初首加訪問下車之始撫字爲先上以寬聖君東
顧之憂下以慰越人引領之望不勝幸甚某備員幕職
目覩其事輒敢以聞

與趙侍郎

令諫

拜違台範晦朔遽更仰德之誠不忘夢寐竊惟視印之初人事紛冗尺牘修敬不敢輒先雖去思之意不減於越人而後賀之罪已同於譚子尚冀貸其不敏

又

某官疏通練達寬厚老成歷四十年之仕途號二千石之治最憲閩師越異績愈彰方當予以用度爲憂畀明公以貨泉之柄中外相賀以爲得人昔蕭何轉漕關中以給民食劉晏流錢地上用佐中興久無其人惟公是望輿論攸屬某非敢私比者天降之災害及稼穡越人瘠矣得旨賑濟遂獲更生竊知公爲上言之活人手段已見於得君之初也公已去而不忘越越人德公亦將

終身而不怠甘棠勿伐之詠在邇而不在燕矣

又

某以書生贊幕懵無所知仰荷包荒不賜譴斥予犯有罪猶自知之婁公見容可謂盛德尚冀始終垂庇獲免於戾感戴何窮

與王舍人

剛中

史館舍人道德才猷文章議論真一代人傑也爰從大對忤意權臣養浩十年卒不爲附麗計公道旣開平步館閣茲者正位西掖有識相慶昔晁董蜚聲於對策而不遇明主常楊得體於制誥而俱非正人夫豈如公兼備衆美至若子產以潤色有功而立鄭宣公以代言振

職而興唐業可嘉起於弊令天下縉紳所同望於門下非某區區私祝也

又

伏審代言西掖被命爲真自代之章輒及寒賤靜惟斯舉本非虛文前輩達賢引類多在于此爰從近歲茲道不公不出於觀望則生於請託故上不以實而求下亦以文而應自非高明特達之士以公道爲已任孰肯於觀望請託之外而舉人仰惟大賢獨近前輩自顧何人可當公舉獎借過情感媿亡地祇享一封聊申謝臆雖舉於公朝不當講私謝之禮然待以國士其可以舉人報耶

答陳少卿

某前歲竊第行朝遂獲出入門下者數月伏蒙顧遇情
均父兄私心感激無以借喻况獲珠玉盈篋以歸輝映
里閭寵於得第親故相見首以公之遇我者告之無不
欽嘆厚德尚恨未有圖報之所而大旆已西瞻望門墻
不勝依戀

又

李路鈴至越首拜誨緘之賜累幅勤厚如面台顏伏承
養浩壘園日有文字詩酒之樂仰見大君子所蘊過人
朝著山林無入而不自得又蒙欲以所作見示尤荷台
眷之篤將始終教誨成就之也果蒙不鄙甚幸甚幸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二十三
四
答李丞務

蒙示先叅政壙記三復流涕仍需挽章感謝不鄙恭惟
叅政宏才碩學精忠大節凜然當代少見其比雖晚路
爲權臣所抑不獲伸其素志然天下公論史官直筆斷
不可誣某輩鄙陋之詞豈足以發揚其萬一平生之所
以聳慕者有不可辭三章謾往惶愧亾地

與張臺法

闕

臺法鄉文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忠嘉台候萬福某
日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卽修賀書竊謂大
賢進用不止於此日埃殊擢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
下也仰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爲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

身臺諫當得言之秋必能明目張膽以慰公論某所以遲遲而賀者亦姑有待焉敢乞上體睿隆展盡底蘊以結主知指日大用以福蒼生以副簪紳之望維桑與梓亦被餘榮

答溫守周侍郎

結

伏蒙賜以書翰圓緘累幅禮意有加肯酒生羊爲祝豈寵近代先達薦紳以名位自居貴不下賤久矣兼達尊之三且身爲邦伯而禮先於寒賤後學德盛而謙世所未有顧某何者可以蒙此耶下拜之餘感懼并集

答台守凌侍郎

哲

伏蒙台慈以某假塗赴闕特有寵賜某竊聞將有遠行

行必以贐雖百鎰在所不辭然可以無取取則傷廉雖一錢有不宜受獨於仁者之賜輒起小人之貪拜覲以還感媿無地今祇領到州十千省發路之賜謹周回納

與王運使

之望

某官道德政事文章經術當於古人前輩中求之非止可爲今日儒宗吏師也朝廷方以全蜀爲重故畀以外臺之寄恩威五十四郡屹然爲國長城以寬主上西顧之憂豈以蕭何能轉輸劉晏知取予之事而免縉紳先生耶

又

越蜀相去萬里不修輿居問又復二年惟拳拳斗仰之

誠不替朝夕去歲邸報中獲觀臺諫列薦之章士夫識
與不識固不欽嘆門下士喜如之何清資峻秩不足爲
先生榮異日特書大書屢書者爲可貴爾比至行朝虞
郎中出示蜀中小錄竊知職試文衡獲覩約束知其所
得必真才實學相如楊雄二蘊輩一網盡矣省榜已揭
太學得百餘人可謂盛事皆出先生疇昔作成教導之
賜也近年文體屢變學官屢易士子多異論惟推服吾
先生至今無異辭入蜀以來聲聞益著朝論翕然何大
諫諸公稱道尤力名還必在數月間某或未以罪去復
有摳衣之幸矣

又

某晚學不才試吏越幕自謂必以瘵曠獲罪誤蒙郡帥王書見知嘗薦僚屬四人于朝以某爲首然某亦佩服先生之教在越兩載不敢以一字達廟堂諸公臘月七日終更當日挈賤累還鄉欲屏迹山林以安愚拙不謂叨被誤恩有校讎冊府之命退惟僥冒實出先生平日齒牙餘賜第切媿感穀日離家二月初至行朝供職已半月賤累猶未來也汪聖錫爲少蓬尤厭士論館中皆一時英雋某廁迹其間葭倚群玉媿不自勝先生顧遇素厚必有以警策不逮俾終爲善類之歸幸甚

又

某比因廷對尤荷今四川制置王丈見知代言西掖舉

以自代自惟疎繆聲迹沈下仰蒙特達感激不已以國
士見遇者惟吾先生及舍人文二人今皆在萬里故某
歸依慕用之誠尤在於蜀也閻梁二同年試吏兩川帥
幕閻質直梁俊邁皆蜀中佳士獲趨事大賢必蒙厚遇
劉韶美宮教在會稽遊從甚款自謂受知於先生語必
慨然葉樞至越見之大以爲奇延譽諸公今亦移行朝
供職矣先生行將大用薦賢報國尤所當先閻察推老
矣當不待終更而薦之可也輿論所欲非某敢私

答曾知郡

汪

某官人物不群才德俱邵學術通倫類而無入不得儒
雅飾吏事而所至有聲南州之政已聞北闕之詔將下

豈茲小壘可淹大賢輿論所期非某敢私祝也

又

往歲某官吏隱樂清主盟鄉校某獲執經與諸生之列
最蒙不以碌碌餘子遇窺輿境而知所歸皆我公博約
之賜也違去二十年兩遭家難屢困場屋聲迹沈下逾
遠門墻尺書修敬莫克自致於千里之遠媿媿負負何
以自文然景山仰斗之誠初未嘗一日替仰惟高明宏
博必恕其不敏而諒其無他臨紙悚懼不自已已

與任安撫

古

某官全名大節凜然超絕昔人前輩之上乃者持風憲
肅朝綱忠言讜論屢批逆鱗奸邪寢謀盜名器者爲之

膽落議者謂雖漢汲黯唐魏鄭公國朝王元之唐子方
諸公殆無以過直道不容一麾出守有識之士咸爲清
朝惜之然聖主圖治方銳急於見賢端人正士決不可
久外宣室之念正深詔書行落大江之西公其爲蒼生
起

又

某叨被誤恩校讎冊府靜惟僥冒實出先達大賢吹噓
獎拔之賜寧不知感第恨來晚不獲瞻拜台光親承博
約以慰平昔慕蘭之誠然每見同舍郎稱頌盛德幾不
容口柏臺蓬山至今有光吾道甚幸名教甚幸

答趙撫幹

伯椿

薦拜劄翰之辱如對標致於几席間喜可知也暑雨未
歇伏審蓮幕風高贊畫有相台候萬福某竊祿懷媿每
厯記錄蝟蟬風味不惟勝無腸公子自可以輩瑤柱江
君會稽固不易得錢塘又絕無之臨食必起故鄉之思
興與鱸葦同但不能如張翰之勇決耳遠蒙分貺以養
吾老饕餮感俱不少也道山石渠輒納墨本置之悠然
閣可與南山同入眼劉子政乃天祿閣中人豈容懷倦
倦之忠久屈于外耶

與任提舉

文薦

某官以直道立朝去非其罪物論惜之茲承光奉宸恩
榮持使節作外臺之耳目聳風采於大江之西識者謂

聖眷方隆茲實大用之權輿也伏想軒居道而名節已降天氣正炎淫雨未歇敢祝善保台重

又

某仰視台照輒有塵稟某有表叔賈如規者宣靖間在太學有聲後困場屋遂俯就恩科其人極有士行爲鄉里所推前任建昌尉以清白聞今任興國軍司理秋冬間赴上賈安分自守不求知於人然某官方以人物爲心不敢不以其名聞也又親戚劉鎮者戊辰榜中乙科其人有學問工詩文通曉吏事見任洪州司法登第一星餘尚困選調今皆獲趨事大賢深爲之喜儻蒙提挈成就甚幸甚幸苟非其人某亦不敢妄舉

與王總領之望

淵中去蜀如在天上不修典居狀又復一年惟是萬里
斗仰之誠不替朝夕幾叔至臨安出所賜書欽閱以
還感佩謙抑去歲聞召命某喜尤不自勝謂卽有瞻拜
之幸旣而改除輿論殊鬱蓋朝廷以蜀爲重姑留大賢
然議者謂汲長孺當在朝不當使之在外也近日廟堂
設施皆合人心如張右相胡邦行爲使凌汪二公爲天
官豫章宣城之除無不稱善縉紳日俟先生之歸便當
爲治裝計

又

某竊食蓬山日虞罪戾茲蒙誤恩備員佐謨退惟僥冒

實先生疇昔獎借之賜第增感激然某去冬輒對妄論
時事初自謂必得罪聖主寬容不惟不怒且畧施行其
言旣而館中諸公相繼論列上一一開納但側目者衆
迹不自安某與馮圓仲一二同舍皆請外廟堂不肯敷
奏葉樞以其事聞上喻宰執俱不容去某以求去得遷
力辭不獲今亦不住爲乞外丐祠計萬一果遂所願甚
幸甚幸先生知遇有素更乞時賜警策俾終不爲小人
之歸以辱門下其爲幸也又大矣

又

幾叔被辟益見先生友愛之爲聞問問無不欽歎萬里
之行良勞第恐坐席未暖必隨台旆而還也鄭正叔教

授昔在上庠獲預執經之列久與幾叔游今相隨入蜀
切望周旋閭梁二同年近得書皆荷知遇閭又蒙以四
條首薦尤感激也近館職甚缺員次第皆召試矣主上
聖德日加陳丞相有容德頗收拾人才臺綱稍振陳應
求副端排擊奸邪保全善類尤爲士論所歸乃汪端公
薦引之也用劉信叔逐劉寶皆近日可喜事其他事體
幾叔能言之

答王舍人

佐

別大君子凡三年相去二千里之遠修敬不先下拜誨
緘之寵者再矣舍人不以先達自居而謙德如此某晚
進乃敢疎怠尚何以自文耶某比備數館職與二三同

舍日以時事爲憂初欲同上封事未果會當輪對遂各
以已見獻某最山野狂妄尤甚上寬大能受盡言不惟
不怒且略施行之但左右前後瞋目切齒者終不相置
某自去冬求去劄子凡數十上凡閱八月始遂所請然
區區之意止是丐祠廟堂乃委曲如此出自望外闕期
近在九月間當復申前請以遂所志不復詣仁者之里
日俟舍人丈零陵報政遄歸廊廟公道復行清流增氣
某已掛之冠當復彈矣

又

蒙示兩紙論列時事仰見舍人丈天資忠義過人遠甚
不以身外而忘愛君憂國心也三復以還欽嘆不已某

以五月十八日離行朝至途中聞次日有金使失禮事
中外咸懷主辱臣死之恥况官高祿濃者當如何某方
屏迹田野雖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不復開口及時事然
畎畝惓惓之誠猶前日耳况舍人丈受明主之知膺千
里之寄宜其不能自已也來書所說荆襄雷化事此豈
細故耶梁丈賢者方居言路不可不以此告之

與洪檢詳

邁

比獲識檢詳難兄弟于朝讀雄偉之文聞正大之論知
天下士在一門也又辱爲檢詳同舍之末荷知良不淺
臨行旣勤餞送仍寵以詩章歸橐有光感激無已違去
數月斗仰不忌需次做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祿而卧

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儻蒙台念見廟堂諸公曲賜一言俾遂所求不勝至幸

與杜殿院

起莘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臺端天子親擢正人中外莫不相慶竊聞殿院丈排擊姦邪保全善類○君子不饒小人果踐平日之語某受知最厚贊喜巨量更冀盡摠素蘊益振臺綱以滿中外之望

與吳察院

希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朝登正人中外胥慶拜違台範垂三十年雖修敬有稽而仰德不替比聞召還真成不寐之喜然君子未來而小人已去道出婺女日伺騎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三
音竟不瞻際悵望何已某蒙恩補外需次還鄉方幸息
肩官司來督赴任雖貧居急祿而多病未能遽行遙望
門墻倍增依慕

與汪侍郎

某入館之初侍郎丈以先達儒宗爲蓬萊主人遂獲朝
夕趨隅以聽博約重辱顧遇不後同輩臨行又蒙餞別
之寵晚進不才何以得此拜違數月斗仰益慙需次敝
鄉偶成見闕貧居急於得祿便欲奔走就職緣冒暑得
疾未能去體素苦痰嗽遇秋復作不免復申前請以割
子託圓仲矣敢望侍郎丈見廟堂一言俾遂區區之願
庶得在家醫治少延殘喘不勝感幸

與凌侍郎

景夏

某備數冊府獲識侍郎丈於朝望儼然之容聞正大之
論知朝廷之有人三十年盛名不虛得也謙恭下士真
有前輩風某愚不入時獨蒙顧遇臨行又辱寵餞禮意
有加晚學不才何以得此於大君子私心感激不自己
已違去數月斗仰彌厓需次還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
於得祿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已懇汪
丈爲告廟堂更告侍郎丈曲賜一言俾遂所求幸甚

與劉察院

度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大用有階善類相慶某晚學
不才濫游冊府獲親炙者幾年薰溫粹之容稔忠厚

之論知君子所養過人媿僕輩匹夫之賤每蒙推誠顧
遇警策不敏臨行惜別著見顏色旣勤飲餞又寵以詩
章誦小小林園意自憐之句覺松菊之有光也違去數
月夢寐不忘自聞新除喜不自已近朝廷去積年巨惡
大快輿論天下知臺諫之有人矣

與陳侍郎

俊卿

光膺宸命榮陟從班朝登正人中外相慶天子欲其居
獻納之地天下知其爲大用之階有識君子惜其去風
憲之早也某晚進不才素蒙知遇天資狂妄尤荷保全
去遠門牆不勝依慕

與汪中丞

伏以中丞負王佐才爲長御史以公子之威名而持
斧以裴中立之德望而視師風采所加華夏咸聳悍將
爲之落膽狂不敢貫弓一正天下如其仁不有君子
其能國大夫出利國家安社稷茲其時哉宰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孰先公者某受知不淺贊喜爲多方苦癢痾
之侵復伸祠佚之請望門墻其愈遠瞻履焉而莫遑想
旌旆之已旋諒紀綱之益振倚須大拜續走賀緘

與趙安撫

靖卿

某晚學不才備數冊府最蒙安撫待制丈顧遇不淺臨
行又辱寵贈禮意有加然待制方以清白表率縉紳某
不敢自處於傷廉之地雖不拜賜而感激未嘗自己拜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三
違數月仰德益勤需次敝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於得
祿然爲多病所困輒復丐祠愈遠門墻不勝依慕

與梁司諫

某愚不入時獨蒙司諫丈特達知遇狂妄之迹賴以保
全臨行又拜清白之貺拜違數月斗仰不怠竊聞司諫
危言讜論排擊奸邪天下咸稱爲真諫官莫不想望風
采樂道人之善人之常情也况某受知不淺喜當如何

答陳侍郎

正同

某自卯角學讀書聞先生長者之論知欽慕忠肅公之
爲人去春怱怱西邁一物不暇將獨攜溫公忠肅二畫
像而行尊堯集雖熟讀之每以不見全集爲恨茲辱頒

賜副呂石刻既整冠下拜遂撥置群書朝夕欽誦真可與日星爭輝非照乘珠比也

答溫守徐侍郎

茲聞力請于朝已遂祠佚方與邦人同結去思未遑趨拜遽奉貶誨仰佩謙冲某嘗嘆近世人才少有全者或吏才長於治郡而名節無聞或名節著於立朝而政事多短獨侍郎丈昔持從橐天下稱爲正人出守海邦人咸謂自有郡以來未有賢明太守如侍郎者非某之私言也承台旆取道樂成當探伺戒塗俯伏道左與攀轅之列

與溫守莫郎中

伯虛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吏事籍甚之譽藹著簪紳聖天子
方以外治爲憂故內自握蘭出分符竹踐揚中外無適
不宜顧東嘉小郡豈足以屈大賢第以先大監遺愛著
在千里人心甘棠且猶愛之况其子耶民望使君之來
久矣想不勞而治也然朝廷需才方急指日召還行見
臥轍攀轅又如三十載之前舊使君之去也

答湖守陳郎中

之茂

拜違一年又半矣千里仰斗之情常在夢寐中也往五
月去國行色怱遽不及以書告違還家許久去郡城稍
遠無雪川便又不獲修敬媿媿負負何以自文不謂長
者不以其愚不肖遠勞記憶賜以手書盈幅諄諄情辭

備見如前日在道山侍几舄承傳約時也喜如之何敝
鄉去湖雖遠而知郡丈政聲籍籍著人耳目比得莫子
齊書言吾丈去歲修城今又大忠烈廟皆有碑刻文章
政事於是兩全某謂此乃通才餘事其好善嫉惡之性
胷中耿耿之奇議論慷慨名節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可也某雖晚進不才辱顧遇良不淺比見送馮圓仲序
復及小人異日遂可託大賢之文章聯不朽矣圓仲之
去可惜然於出處無媿吾徒之幸元章半月之歛想足
以破願一好漢如此不容於時何耶杜起莘盡言而去
士論甚休亦一時館閣游從盛事也某屏迹山間足迹
不到州縣闔門二百指飯雖不足亦頗能忍窮有小小

園林足以自適惟畎畝之心惓惓猶前日耳未能乘桴從游踐送別之語臨紙不勝依依

與永嘉南溪國朝宗

某作別踰年不廢思仰自竊第歸鄉念欲一見異邑之阻願無由遂秋杪微寒伏惟文候萬福近朝廷行兼經最優春秋吾友記問素熟於場屋尤利來春有補切宜勉力某易任會稽旦夕成行他日行李過越切望見訪少浼術士劉孚先談命頗奇中覓字求見幸一過之更望吹噓俾有所獲亦不費之惠也會合未期望爲遠業加愛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十四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國學生金應美以政校

銘跋

書几銘

是惟王子之几至哉之樂在乎是

厨銘

是惟王子之厨中藏吾書吾腹不如

書銘

是惟王子之書惟其不勤是以空虛

筆銘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四
是惟王子之筆爾心有盡時吾用無窮日

墨銘

是惟王子之墨于以稼穡客卿之德

紙銘

是惟王子之紙吾不善書恩爾多矣

硯銘

是惟王子之硯出入廣場兮經百戰

硯匣銘

啟焉斯磨蓋焉斯藏匣爾陶泓器吾文房

筆池銘

直方其形兮泓其中滌毛穎兮爾之功

簡板銘

斷之平如漆之明如札之盈如潔之瑩如母枯剡藤惟
爾之書

粘板銘

千里面目曰書簡函而封之斯致遠代卓受垢而不辭
者是惟粘板

界方銘

心正筆正亦惟爾有以相其正

界筆銘

中書君老而禿棄之則可惜取其心之猶可用以小管
城爲之宅吾欲爲盡天下書賴爾爲之畫策

詩筒銘

我腹空虛兮好斐然而成章爾腹空洞兮宜爲吾之錦囊

書筒銘

文游解散兮書不可已爾爲魚雁兮通面目於千里

鏡銘

是惟王子之鏡勿病乎面目可憎而取乎衣冠可正

燈銘

是惟王子之燈燒膏繼晷惟汝能

香爐銘

匪金匪玉銅姿瓦質以爾馨德在吾蘭室

印斗銘

器髹而光斗形而方孰鐫賤名於是乎藏

扇銘

無仁風兮可揚惟篋中兮是藏

肩輿銘

我僕既淪我輿斯肩我將何之必故必親豈無公門經
歲弗入豈無權門足未嘗及肅爾徒御慎吾往還惟分
之安肩輿斯安

菖蒲盃銘

叔父寶印講師之贈也銘以記之

伊巧匠兮斲山骨剝其中分方其質擎湖篲兮隱蘭若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四
根玉衡兮灌天一從何來兮叔贈姪真清流兮宜在吾室

會趣堂燈銘

長檠高燃不照青編短檠自對不照同輩孰若此燈巍標一堂與爾多士同分厥光無囊爾螢無燭爾雪清夜紅紗滿堂明月凡我同志勉思六經趣與心會無孤此燈

甕庵銘

予目黃楊爲甕庵因銘之曰

團團甕庵自天生植匪陶匪鎔匪塗匪飾百榦輪囷匪非斧斤萬葉敷披覆以瑠璃天牖玲瓏透日含風我非

原憲物異名同濃陰酒綠春色盃深我非畢卓意自酣
沉孰云此庵人不可住我以意游形骸曷預孰云此庵
飛禽所巢此意彼形了不相淆孰云此庵風燥雨濕我
意潛住風雨莫及以形住庵如蜚裏蠶苟得其趣何所
不堪此庵此意聊復爾耳孰非吾廬亦何必此

止堂情話室銘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
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

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
知止子以銘堂端有肯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
遠而正子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烏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譁顏津津兮常自快願子擴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踈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爲悅也尤大

右情話室

止庵銘

叔父寶印講師築止庵以居姪某銘曰

學者求道如客在途不有所止將安歸乎大學之道在於知止意正心誠乃悟斯理孔門高第回也獨賢未見其止夫子惜焉庵中道人由儒入佛進於有爲止於無

物欲知止處是亦難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道人失笑
汝言亦綺道本無進亦何有止道無進止庵無成壞孰
知此庵中含法界

曰義堂銘

郎莫君子蒙將漕湖北求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曰義
名之

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
劉士安之鞭算爲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斂之
臣爾非特爲民之蠹是亦爲身之災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愧是名者其賢矣哉

跋陳忠肅公手帖

忠肅公心畫勁健類其爲人公孫德齡予同年也文翰有家法他日必能嗣其風烈紹興辛巳孟冬

跋季仲默詩

仲默予姑之子也與予同年生少予二十日自總角同筆硯相得最甚弱冠從林先生師禹於金谿時大梁孫皞子尚游吾鄉年少有俊才能歌詩予二人辱與之交遂各出所作詩編爲集閱歲旣久謂已失之至隆興甲申夏四月壬戌予兒聞詩暴蠹書得舊稿遺墨如故而子尚在鬼錄已二十餘年仲默化去亦一星終矣予流涕讀之仲默詩雖不多然皆憂國傷時慷慨奇男子使天假之年有祿位於朝據其素蘊決不爲脂韋歟

輩也舊游從者八人有八叟之號仲默號勁叟其後劉
銓全之真長方毛宏叔度與予皆相繼薦舉仲默才氣
不在人下獨不需一命而死悲夫予因錄其詩詞凡二
十六首及予和仲默與孫子尚姜渭叟二詩於後示其
子徽俾家藏之以貽後人

跋溫公帖

溫公盛德大業非東坡大手筆不能形容惜國於太山
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後人欲識元祐之治其大要如
此乾道乙酉後重陽六日

又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觀宣仁所問溫

公所對可謂各盡要道真堯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後重陽一日

跋二劉帖

二劉先生直諫多聞如西京子政歆輩不足多也敬觀心畫如見偉人丁亥十二月書

跋王僉判植詩

秦氏以國事讎非和也三綱五常之道滅矣何足以語春秋當時士大夫能力爭者無幾惟胡君邦衡慨上請劍之書至今讀之令人增氣且令後世不謂我宋無人可謂有功於名教矣王君十請列春秋尊王以譏切時事雖矣然於邦衡詆爲小吏寡謀豈詩人之語固自有

深意耶乾道三年七月十四日書

跋余襄公帖

某自幼知慕四賢之爲人頃守鄱陽祠范文正公而記之過夷陵謁歐陽文忠公祠而賦詩有慶曆四賢今見兩之句茲至鄂渚又獲觀余襄公之勁畫如見其風采動朝端時亦足以慰平生之所慕矣

跋馮員仲帖

員仲天下士也負有用之才懷許國之忠而不獲究其萬一命矣夫雖困於讒而死於不幸然知己數公皆一代之傑亦可以無憾矣其徒陳君季習出示詩文手帖流涕讀之乾道三年六月

跋霍懷州傳

予每嘆金之禍中原比唐安史之亂爲甚唐守土之臣死事者頗多靖康間獨寂寥無聞何耶今始見何子應作霍懷州傳捨生取義名節凜然可與睢陽二公同稱烈大丈夫矣丁卯四月

跋王夷仲送行詩軸

夷仲校書予同年兄也政事文章皆過人一等三年間兩見之于雙溪慷慨論世事相勉必以名節予守夔子夷仲游道山同年梁介子紹過夔得其書梁論館閣人才以夷仲爲稱首旣而以勇退聞夷仲之退豈果爲病耶嗚呼萬里而目書墨猶未乾而夷仲死矣其子過書

川出錦中送行詩讀之流涕端人不易得非區區交友之私也乾道三年十月十日書

跋杜祁公帖

杜正獻公號清白宰相見其心畫令人起敬如見其正色立朝時也乾道戊子孟夏書

跋蔣元肅夢仙賦

樸鄉子作夢仙賦詞新意古超出翰墨蹊徑外蓋司馬長卿賦大人李太白大鵬之類可謂飄飄有凌雲氣宜與神游於八極之表也然予鄙陋之文何足以當之其亂日讀故書期以十年乃敢請所未見非樸鄉自謂也蓋勉予所未至抑亦詞人勸百諷一之旨耶乾道己丑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二十四
八月二十二日

跋張侍郎帖

張公子韶一代儒宗學者所共尊仰某恨不識之吾鄉
陳君開祖以學問文采受知於公爲最厚其子出示手
帖二十紙凜然正直之氣見於詞翰間愛其人敬其書
攜以適閩久而後歸之乾道己丑十月二日

跋嚴伯威墨蹟

僧嚴公字伯威溫州樂清人予祖母賈氏兄也性敏悟
道行孤潔學兼禪教爲緇林所推重州郡迫以住持終
身不就博通儒學尤工詩文識者謂不減惠勤道潛之
流第無知己如歐蘓二鉅公耳游戲翰墨亦極其妙每

片紙出人爭寶之有集曰潛淵卒于政和壬辰至乾道
己丑五十有八年矣有橫陽章彬秀才得其所書唐宋
詩八幅至泉南以獻予郡博士蔣君雍見而奇之請刊
于泮宮以廣其傳陳教授登予同年進士最善書亦謂
近世所無也冬十一月戊午書

跋孫尚書張紫微帖

孫公尚書四朝文傑張公紫微當代才子孫尤長於簡
尺張翰墨妙天下某晚輩恨不識尚書公比守雪川得
公二書時年幾九十而詞源筆力不衰如此張帥長沙
某移書求貢院字筆畫雄健用於湖泉二州觀者壯之
其所答書詞翰俱絕明年二公皆在鬼錄某既不獲瞻

尚書之履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見其蹟思其人軸而藏之欲刻未果石似之察判見而喜之假之以歸刊於其家以廣其傳可謂樂善好事矣乾道六年三月庚午書於泉南郡齋

雜著

井光辨

予家之東南有井覆以屋其水清而甘冬溫而夏寒雖大旱水僅盈尺而泉脉不枯井方不及丈然比他井爲差巨當先祖之世鄉人目吾居爲大井頭王家則是井也固見大於鄉人矣予闢家塾于井之南紹興庚午季夏之夕僕夫汲而歸以井有光告予往視之隱隱熒熒

如燈如螢如光芒之星不知其果何物也意者魚鱉之
族其鱗甲文理晦于晝而燦于夜耶或螺蚌之腹產明
珠以自照耶其在物理或之有也惑者好語怪匪妖之
則祥之矣予故以物理辨之二十五夜會趣堂書

四友錄

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予文會梅溪有友四人焉皆佳士
也然各有少疵羅文性堅剛而貪墨毛穎工文詞動如
人意而不耐久楮先生爲人潔白而輕薄子墨客卿有
漸磨之功而好變白爲黑也四友與予文會久矣予常
取其能而不議其疵數年間客上庠陪英俊游果賴四
友之力然予老矣四友方進未休他日竹帛間慎毋相

忘子當掩子疵如予今日之不廢子也庚午六月丙寅
書

讀婁師德傳

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
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予嘗詠史作師德詩云
忤意由來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遇心平後
方服婁公度量寬予性褊急常欲書婁公傳于座右勿
古人佩韋之戒偶閱書遂錄其事此弟朋友間有學予
失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清涼矣

題車

食好作文苦於無書可閱好寫字苦於無紙可書

於貧中換出一術以卓爲紙以肺腑爲書淨几無塵日
書數百字吾之無盡藏紙也心之精微日出數百言吾
之無盡藏書也從予游者有童子數人勞之以研墨之
職授之以所書之言日從吾爲無盡藏游也顧謂童子
曰吾老矣無盡者有時而盡汝能記吾言使不如几上
字而滅沒否乎童子曰唯庚午季夏二十八日書

論文說

有客與王子論文謂王子曰子以今文况昔文亦加進
否乎予應之曰新文之進予則不知也但每閱舊文背
必汗焉耳客曰見舊文而汗背進莫驗於斯也使天假
子之年將不一進而已他日見今之文汗又浹背矣子

不見君家名勃者乎滕王閣序最膾炙人口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當時以爲神殊不知此
乃少年麗豪之氣俳優之雄者以勃之天資英秀不使
早死其文之進殆未可量他日見所謂神句者寧不汗
背耶韓退之文章之古者後世莫得而疵之然感二鳥
賦乃少年所作學識未逮故有二鳥不如之歎李漢序
其文爲篇什之首非深知退之者也予善其說遂退而
記之

讀蘓文

唐宋文章未可優劣唐之韓柳宋之歐蘓使四子並駕
而爭馳未知孰後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學文則已學文而不韓柳歐蘇是觀誦讀雖多亦無益
雖多未有不陋者也

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偏至論
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
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紹興庚午七月上澣日讀東坡
大全集於會趣堂因題于卓

雜說

爲善易能不言難過人所不免文之則小人也

孟子言仁者如射以其發而不中不怨勝已也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有勝負爭之端也君子獨能
以揖遜終之遂至於無爭宜怨而不怨當爭而不爭此

孟子謂之仁而孔子謂之君子也彼有無爭而爭自起無怨而怨自生真小人之不仁者哉

名之所在人所必爭而同忌也能避人之所爭樂人之所同忌斯可謂之君子掩惡揚善朋友之道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予所短多矣然於交友中常道其善不道其惡是亦寸中之長者昔姜渭嬰能言之姜死矣知我者渭嬰負逸才豪氣者也而不修細行惡有所不掩亦朋友之罪姜之念予蓋有所激云

人有毀已已亦毀之何其不長者也予雖未嘗揚交友之惡然性褊躁不耐事聞人毀已則氣形肝鬲往往亦斥其過於稠人廣衆中言旣出口悔心遂生然謂不及

舌矣因思韓安國對魏其武之言自知其非長者遂書以爲戒

靈鳥說

鳥之爲禽性靈而意忠每預知吉凶而啞啞以告小人聞其鳴則唾罵之鳥不以唾罵而廢鳴可謂忠矣范文正公謂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者也君子聞鳥鳴則恐懼修省潛銷禍患於未萌人遂以鳥鳴爲無驗忽之爲不靈也殊不知鳥能警於未然之前君子能戒之於未形之際是鳥之忠計旣行而智名不可得而聞矣告之不戒而凶著於形迹則鳥之鳴驗是吳之子胥也告之能戒而禍銷於兆朕則鳥之智隱是漢之張子

房也烏之告豈有二哉所聽有不同耳書院之東隅有
烏連日群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懼修省時也作靈
烏說

夜虹見

紹興庚午七月十六夜山月初吐有長虹見于西厥光
白踰時而滅人以爲白虹異之予謂是虹之異在時不
在色虹見于晝蓋影日而成色宜青紅或白則爲異其
見于夜也影月而成白乃其宜耳然虹多現于朝莫間
在乎欲雨欲暘之際未有影月而現于夜者茲其所以
爲異與姑志之以俟能言災異者辨

雜說

孟子曰生我所欲義重於生舍生而取義可也嗚呼人
之所甚畏者死也義之所在死有不足畏者惟不畏死
之人可以成天下之大義立天下之大節享天下之大
名

名與謗常相隨因名獲謗因謗獲名雖韓退之猶是也
原毀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非因名獲謗歟進學
解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非因謗獲名歟有名而有謗
不若無謗而無名古之哲士必避名非避名也乃避謗
也

君子小人不難見卽其報施之間而觀之則肺腑之誠
洞然不可逃矣陳平受賞則不忘魏無知白敏中得志

而擠李德裕君子小人之用心其厚薄如此

賈誼過秦論班固公孫弘贊韓退之進學解真文中之傑也予少時誦之至熟今爲昏忘所奪心能記之口不能道聰明不及於前時宜古人之興歎也賈誼賦過相如楊子雲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過韓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溫雅過班固退之之文雅健過司馬子長歐陽公得退之之純粹而乏子厚之奇東坡馳騁過諸公簡嚴不及也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於韓法奇於柳法純粹於歐陽法汗漫於東坡餘可以博觀而無事乎取法也

讀進學解

韓退之進學解蓋楊子雲解嘲班孟堅賓戲之流也然
文詞雄偉過班楊遠矣予無退之文章學識而一二事
與之合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與冬暖而兒號
寒年豐而妻啼饑是也自志學之始喜誦是文太山北
斗仰亦勞矣二十年間跋前疐後無其職而有其窮每
欲效顰作文以送之又無怪怪奇奇之筆也紹興庚午
七月二十二日書

三不能戒

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
文而不能秘不善書而不能楷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
所以獲誚之多者歟今焉知過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

乎不能秘不能楷不能省者文能秘於憲几著述之私
而不能秘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楷於優游學習之時
而不能楷於匆匆應答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
而不能省於氣形肝鬲之際烏能使文無媿於不秘書
無媿於不楷言無媿於不省

書歐陽公贈王介甫詩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
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爲退
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略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由今日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
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贈者不失言當者

無媿色

大舜善與人同說

大舜善與人同非與人同爲善也蓋能與人同而不立異耳古之獨行之士皆好立異而不與人同如申徒狄之介於陵仲子之廉犀生之信屈原之清皆能爲人所不能爲然非可傳可繼之法君子不取焉彼以立異爲有過於人而不知適所以自小也舜取諸人以爲善盡事親之理以爲孝由孝悌之道以爲仁義是皆人之所可爲者舜亦從而爲之入之所不可爲舜亦不爲之矣此所謂善與人同然舜善與人同而衆人卒不能自同乎舜者何耶舜其卽同乎人者而行之不息此所以爲

大聖人衆人一作焉一息焉甚者一暴而十寒焉初與
舜同而卒與舜異非舜之不同乎人人自不同之耳子
貢贖人而不受金是子貢之不與人同也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是孔子善與人同也賢人好與人異而聖人
常與人同舜孔子爲大聖人者非由乎異而大者同焉
而已矣故曰大舜有大焉又曰大哉孔子語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善者能也語意正相
類

論語三說

孔門弟子有顏回者聖人許之以仁者也有有若者其
見道似聖人者也有曾參者悟聖人一貫之道者也於

是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賢顏子作有若似聖人說以辨其似聖人者非貌作一貫之說以辨其所以告門人之意

上智性仁其次修仁其次假仁性之者無心於爲仁而所爲無非仁者得之於不思不勉之間而從容於顛沛造次之際猶水之不噓而自寒火之不呵而自熱也寒也熱也仁也非水火與聖人之性也哉噓而寒呵而熱修而仁則出乎人者矣惟賢者能修之於終身之久其至也與性之者同衆人假之於日月之暫及其久也則真僞之情見矣顏回雖孔門之高第然於仁也非性之者也克己復禮而爲之也孔門弟子孰不欲爲仁也哉

然假之於日月之暫而不能好之於終身之久聖人觀人亦必久而試之使僞爲者不能欺於倉卒不備慮之間而真修者亦足以發明於倉卒不備慮之際三月久矣天時變矣而回心不違是終不變矣嗚呼回三月之仁是近而一日之仁也遠而終身之仁也回豈僞爲而暫假者哉豈噓呵於頃刻之間也哉說者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賢於日月至焉者耳未能以之終身也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辨顏子

論語何以子有子耶柳宗元固辨之矣雖然未知有子也孟子稱孔子既沒弟子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事之所謂似聖人者蓋必有子之學識

群弟子中有一日之長其見道有似吾夫子焉如孟
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之似也世儒以謂貌似孔
子其說陋矣且有子之似夫子而曾子有不逮焉者曾
子嘗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爲夫子之言而有子不然
之曾子質諸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
游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謂似者必有如辨曾子
之言之類豈以貌似之故虛欲師事之耶雖然直似之
耳欲以事孔子事之則不可故曾子不許之而有子未
嘗居師之位也說者謂不能荅弟子之問遂見叱而退
蓋好事者爲之辭以誣有子耳然世皆知顏子之後有
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參之亞匹也序論語者知之

故首記夫子之言次記有子之言又次記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默寓相尊之意焉以謂夫子既沒之後其道可尊其人可子其言可法者莫先乎有子曾子也或曰子以有子爲同參亞匹夫子曷不以好學稱之如稱顏子又曷不以一貫之說告之如告曾子且不與四科之列何耶曰夫子何特不稱有子亦曷嘗有一言以稱曾子也何特不以一貫告有子亦曷嘗以是告顏子也稱之告之當時有未必盡記後世有未必盡知者焉有子曾子在孔門年皆最少其不預四科之列者未必從夫子於陳蔡故也曾子之後有孟子故曾子之道益尊有子之後無門人故有子之道不顯然

嘗稱其智足以知聖人又記其似聖人與群弟子欲以孔子之事事之子游稱之於戴經弟子尊之於論語亦足以發明有子之爲人矣而學者未之知也作有若似聖人之說以辨有子 一貫說闕

書富家翁逸事後

萬序明之手錄雜文一卷其首篇乃馮當可所

翁逸事也富家翁兄甲者未必知書觀其處昆弟

雖知書者所不能爲進之孔門其閔子之徒歟馮記其

事而逸其姓第曰兄甲而已他日史官作宋孝友傳書

其事而闕其人當與齊魯大儒同發楊子雲之歎也予

忝知書且爲人兄有愧於不知書之甲多矣然心實慕

之願學焉吾家他日或無乙之婦席幾遂其所慕之心
未可知也顧謂萬子曰汝東平先生嫡長孫且其家世
業儒非富家翁比豈不能爲甲所爲耶子爲人子弟固
非以是責子也然旣錄其事必有意於爲甲者甲不難
學少損好利之習則人皆甲矣予之書是命表弟余璧
全之研墨因以其事語之二子從予游皆妙繁
其家皆知書過於富家翁者予故以是勉之紹興庚午
季夏二十五日不孝子王某書

爲林彥明千秋穀序

濟南林君訪山間謂不孝子王某曰子知今歲之大有
年乎富者廩積貧者瓶儲惟吾懸罄室中聚數十指而

啼饑耳子盍以盈幅之紙爲吾之用疇數寸之管爲吾之犁鋤爲一二心聲爲吾之銓艾吾將穫於故舊之鄉斂于仁義之里指載而歸庶不虛爲樂歲人也某聞之惻然因名楮先生管城子而與之諫皆感慨動懷遂書此可憐語以告指麋君子

記蛙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敝甚十趾不能以自藏有蛆乘罅而入蟄于鞋頰間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廁而蛙忽鳴俯而視地無所見旣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旣就几席而坐足每動則閤閤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

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東郭先生衣敝履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乘罅而蟄者以是知予之貧又過東郭一等然鞋非可蟄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死于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答柳州食蝦蟆詩以戒同舍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殘其類故奮身而死耶將以脫虫蛇吞噉之禍于一時耶予亦幸而不

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感而至蟄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勿以其蠢焉而憐之人能持無害物之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至者耶時紹興庚午孟秋七月十四夜書

記人說前生事

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必謂

不曉所謂旣而訪諸叔父寶

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

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浙間

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正

祖一夕夢吾師至其家手集衆

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

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吾師

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

符所夢又謂吾師死之月而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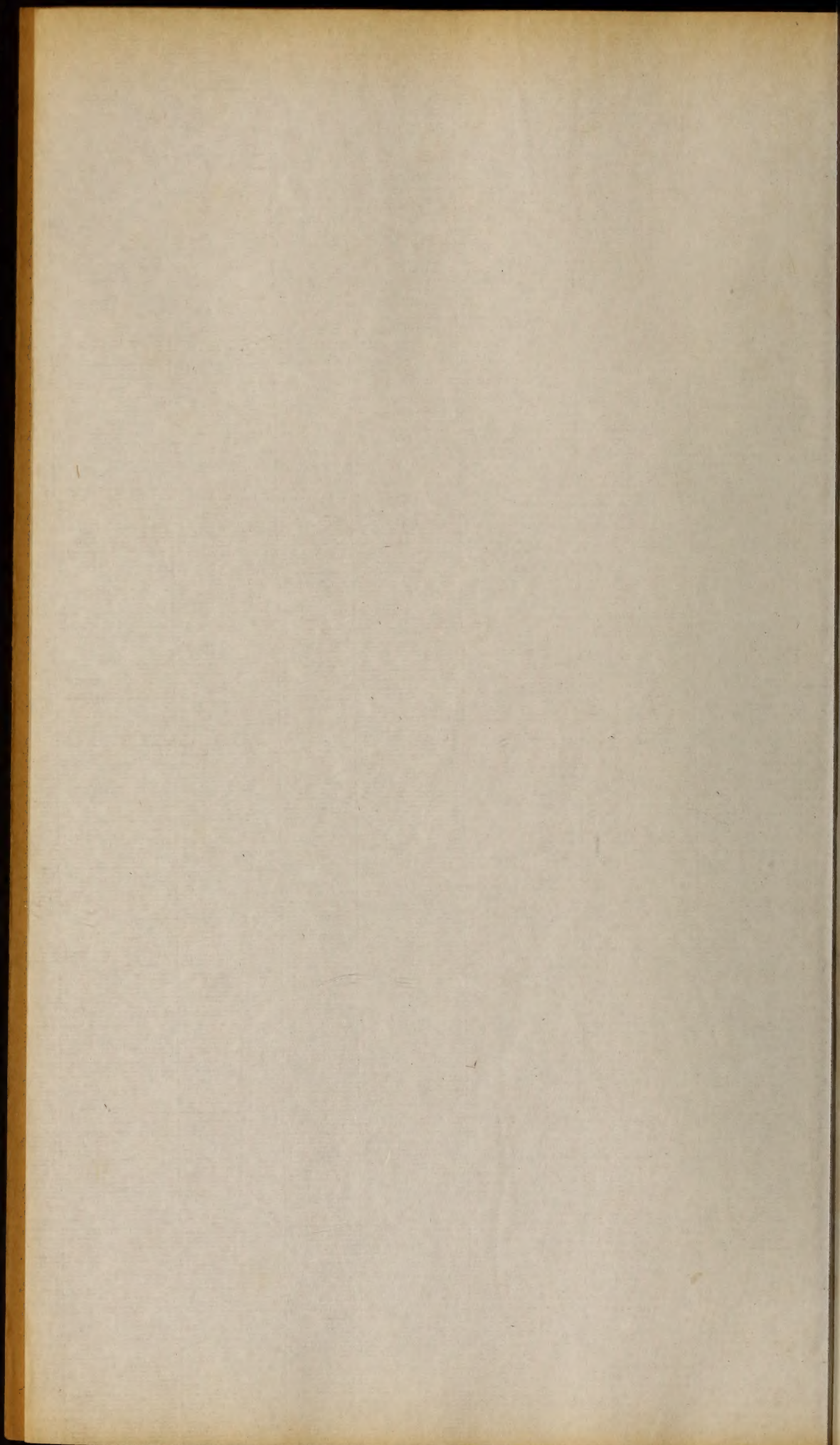
鹿巖人有指予眉垂目藏而斲之者

伯威後身也予

月巖開梨字

也博學工

子眉目類吾伯嚴閤梨他日能
智慧名德卓卓如許縱未脫輪囷
善知識胡爲于滅度之後鍾成
薄困苦相耶予嘗爲字作文詒寶
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爾不同
予最不善書也也紹興庚午七月
兩俱不佳媿而曰嚴閤梨汝前
肉何許愚也因記



子孫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若其有能開其目而

